藝文志

記

明

重建大成殿記 正統六年 黃宗載 尚書劍江人

唐武德初元肇建于州治之東國初辛丑知州鄧鑑重建後改爲縣知縣高誼甫繼之學基在興賢坊一百六十步自洼陷至學門東南北三百步大成殿高四丈八尺深六丈廣七丈有奇兩廡各五間從祀諸賢皆髹以丹雘殿之四配皆繪像兩廡各五間櫺星門三座神厨宰牲房各三間在大成殿之東南明倫堂三間在大成殿之後卽御一座在明倫堂上東偏

重修譙樓記

天順二年四月

縣治譙樓舊在明倫堂之左在饌堂之前今不加之意蓋勢有不能也予宰深水之明年爲天順丁丑歲大稔民困稍甦政暇環視邑之公廨倉庫遞鋪京廠路隘陽太半句容之境使客往來應務叢脞加以連歲饑饉民窘于衣食故邑之事窓弛因循弊及興舉者非深水之屬邑也譙樓之設所以樓觀敵角而司更漏警昏曉而禁盜賊其關於治道重且大焉今若此

趙如和　太縣人明體適用之學舍五經奚以哉若夫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具于易帝王大經大法載于書詩有邪正美刺繫焉春秋有善惡寓焉經禮之體曲禮之用本文兼備見于禮之教焉明此道以傳弟子體此道而受必使得於心守於身用於一邑學校之光則侯今日之用心亦無負矣是爲記

進德修業二齋名一閒公同三閒在明倫堂之左在饌堂之前各三閒公餘之暇肄業其中祭祀有殿講有堂居止有齋學校出焉遷月改焉乃顧瞻攸宜正統四年山陬王侯來令於茲門者殿之外作新門成靜然嘉然加以繪畫之華丹漆之飾輝煌一新綠以細細有所憩人有所依成修之道亦與有攸賴焉

藏官民聽命其可後乎乃謀同即日庀工賄材殫慮獻智仍命教諭張志賢等是師生依歸在是今名此作新之所歷年三十有二矣後自宦德是年總邑之好事者見侯之用心感助財力奔趨恐後成此一邑之偉觀不負于國家化之余皆與有榮焉

進德修業二齋名一閒公同三閒在明倫堂之左在饌堂之前各三閒公餘之暇肄業其中祭祀有殿講有堂居止有齋學校出焉遷月改焉乃顧瞻攸宜正統四年山陬王侯來令於茲門者殿之外作新門成靜然嘉然加以繪畫之華丹漆之飾輝煌一新綠以細細有所憩人有所依成修之道亦與有攸賴焉

藏官民聽命其可後乎乃謀同即日庀工賄材殫慮獻智仍命教諭張志賢等是師生依歸在是今名此作新之所歷年三十有二矣後自宦德是年總邑之好事者見侯之用心感助財力奔趨恐後成此一邑之偉觀不負于國家化之余皆與有榮焉

重修儒學記 天順二年 吳節 前按察僉事安成人

漾水爲邑近隸應天府舊有儒學在邑治通濟橋之東南元末燬於兵爨國朝洛興建學立師以董其事而弘獎以貴者具載碑陰茲不贅述

正統十四年歲在己巳秋七月既望予自京師還道出是邑入其學謁先聖先師退而周覽其殿廡堂齋庖廩門垣以及射圃之地則祁寒暑雨典守者無以自蔽其不至以子爲言者幾希吾屬可忍緩而弗治耶於是同寅二君尹君珏判簿鄭君崇焉君聰掌教楊君暹司訓周君珣陳君彝賓姚君伯良嘗然而協謀焉時邑之士民有感曰此吾邑事吾民所當理也咸各捐貲以興事殫擇耆民之賢者總其出納郎日鳩工市材撤其舊而新之不數月而棟宇翬飛規摹命典寔稱具瞻既竣事咸請書其顛末以示將來予惟人心未嘗不嚮義特上之人道之何如耳苟事出於公當於理則人未有不樂從而速成之予雖不能仁其民而亦不忍虐其民故是舉也其爲之也如一人成之也如一日信乎人心之嚮乎義也樓之制高四尋廣如高之數前後覆以板兩旁甃以磚石其下仍舊實以土石過其中以爲通人之道由是鐘鼓有位典守之各有所止

重修儒學記 天順二年 吳節 前按察僉事安成人

漾水爲邑近隸應天府舊有儒學在邑治通濟橋之東南元末燬於兵爨國朝洛興建學立師以董其事而弘獎以貴者具載碑陰茲不贅述

正統十四年歲在己巳秋七月既望予自京師還道出是邑入其學謁先聖先師退而周覽其殿廡堂齋庖廩門垣以及射圃之地則祁寒暑雨典守者無以自蔽其不至以子爲言者幾希吾屬可忍緩而弗治耶於是同寅二君尹君珏判簿鄭君崇焉君聰掌教楊君暹司訓周君珣陳君彝賓姚君伯良嘗然而協謀焉時邑之士民有感曰此吾邑事吾民所當理也咸各捐貲以興事殫擇耆民之賢者總其出納郎日鳩工市材撤其舊而新之不數月而棟宇翬飛規摹命典寔稱具瞻既竣事咸請書其顛末以示將來予惟人心未嘗不嚮義特上之人道之何如耳苟事出於公當於理則人未有不樂從而速成之予雖不能仁其民而亦不忍虐其民故是舉也其爲之也如一人成之也如一日信乎人心之嚮乎義也樓之制高四尋廣如高之數前後覆以板兩旁甃以磚石其下仍舊實以土石過其中以爲通人之道由是鐘鼓有位典守之各有所止

重修儒學記

羅倫 豐人 翰林永

崇儒坊于前遷橋于中護以墻垣加以石甃期于前者雖有其人府丞一至其地皷舞作興而人皆趨事赴工不期歲而大功已成邑山川改觀人才改觀道本于賢才賢才由于學校而學校之興又在乎政得人耳今溧水邑學興于成化四年歲月于石節聞治道之盛心爲無負也

臣以昭邑望于無錫鎮撫幾有光於學而府丞諸公暨令佳作興之盛心爲無負也

成化四年秋七月壬午朔旦日南至學成諗生張生來曰學舊在縣東北隅地卑而湫隘風雨弗蔽非所以稱崇聖賢之意也今遷之縣治東南爽塏而深廣規制宏敞視舊有加矣敢以記請予曰學之興廢繫乎人心之邪正治道之汚隆不可不謹也昔者周公相成王營洛邑以爲東都又營於豐以爲西都皆有學焉以教國子及凡民俊秀之選而其學之制則有辟廱焉有泮宮焉有東序焉有瞽宗焉有上庠焉有虎門焉有左學焉有右學焉有成均焉有五帝之學焉有三王之學焉其名物度數之詳則有司徒之職大司樂之掌春官之屬焉其教人之道則有詩書禮樂焉有弦誦焉有俎豆焉有干戚焉有羽籥焉其養士之禮則有合語焉有合食焉有上齒焉有貫革焉有興舞焉有興德焉有興道焉有興功焉其取士之法則有論秀焉有選士焉有俊士焉有造士焉有進士焉有升士焉有元士焉其考校之法則有小成焉有大成焉有視學焉有大學焉有考校焉有考德焉有考藝焉其養老之禮則有燕老焉有虞庠焉有饗老焉有食三老五更焉其尊師之禮則有釋奠焉有釋菜焉有舍采焉有舍爵焉有舍菜焉有舍奠焉有舍采焉有舍爵焉有舍菜焉有舍奠焉有舍采焉有舍爵焉有舍菜焉有舍奠

心同然未有倡而不和者事無大于治天下禮義治所自出學校又禮義所自出建學以明禮義固治天下大事也以禮然儒者任天下大事一倡而上下和者如響費者忘其財勞者忘其力出謀于左右者忘其功吾是以知天下治無難也得人倡之而天下從之興也伊尹倡之而天下從之興也周公倡之而天下從之興也斯倡之而不從之而天下從之者民之心豈易於商周之不以其道而已矣公卿百執事之倡於下國豪傑且治之其也非徒其人則亂且危士之學者固異日公卿百執事也師之倡於今日之士之學者固異日公卿百執事也卿之倡於今日之士之學者固異日公卿百執事也師之倡於今日之士之學者固異日公卿百執事也

諸生名宣張生名景名膚名安若其助費者之姓名與用費之多寡

用功之年月日皆不書書於碑陰

科第題名記

莊 景 左司副 江浦

成化六年十月

惟皇帝元年慮政怠曠勑憲臣督天下學而御史臣遵則南畿也遵至與壞墜體皇帝意惟悉深水縣科第題名碑闕埤縣尹臣環教諭臣和訓導臣安後先名氏而碑之曰永勑已昔勑而勤有言罔用勤惟有古勑厥旨哉惟天下有君子小人君子小人用君子治天下用小人亂則有治天下既厥後設科第取士文武兼資德行為上克俊惟若子用湯文式典既在厥位已相厥顯在廊則有若韓愈若韓琦司馬光朱熹亦有若柳宗元呂溫宋則有若歐陽修孫弘始並

出奸宄亦出君子小人誕胥溷出君子出治小人出弗惟罔用治惟亦厲于君子杞出則貞卿斥逾冑出則朱嘉去邪正罔胥言君子利於國則去小人小人利厥身去君子恒鯫角然惟君子朋小人援引滋蔓肆厥勢常若熾火罔可弗克以勝天下始罔用治已科第撲滅君子亦罔特亦罔用勸然亦乃用勸哉我國奚罔特罔用勸然亦乃攸出率惟君家之治惟克播德於下民于曷其弗匹于休小人反是事君子觀之日是克祇厥君則曰子曷敢率德弗寧踶于轍兄若茲人用勸

樓子岡顯記

成化乙未　郭亨　訓導　鍠宏

去縣治僅五里許有地名樓子岡有祠名樓子神其封之舊額曰顯濟廟陵龍陽人由長興制溪疏鑿聖濟志欲通於廣德以他故弗克遂歷唐曩若顯迹封爵于宋加以真君號且推封其祖父九第五子女入孫皆有名爵不傳其始血食此方之由歲久亦無所攷迨至元五年知溧水州事李衡建廟公地閭初俊即毀于兵燹至永樂戊子居民黃汝霖等復即舊基建殿廡塑神像正統癸亥民黃福以年老無嗣子濟浙白後神曰童雲于一亭名百丈亭于無前求之有應之如響其境中十八社民老稚千餘咸來禱雨所求不爽舊廟歷年既久風雨凌虐者足倉卒修葺不完亭中牧童樵子踐爲路岐四旁禾黍離離塲耳荒蕪之九

大德甲辰夏六月大雨水自西北來勢如山嶽聲如雷霆
大者合抱小者數圍連根拔起或中折或摧為兩段或
枝幹僅存或皮肉盡脫或為水所漂或為沙所壅或為
泥所沒或為他木所壓或為屋所壓或為橋所壓或為
船所壓或為人所伐或為人所取或為人所用其間有
大木數千株或數百株或數十株或數株或一株或半
株或枝或葉或根或株或為薪或為材或為器或為用
或為不用或為人所有或為人所棄或為人所惜或為
人所不惜或為人所愛或為人所不愛或為人所喜或
為人所不喜或為人所憎或為人所不憎或為人所怒
或為人所不怒或為人所哀或為人所不哀或為人所
樂或為人所不樂或為人所取或為人所不取或為人
所與或為人所不與或為人所得或為人所不得或為
人所有或為人所不有或為人所棄或為人所不棄或
為人所惜或為人所不惜或為人所愛或為人所不愛
或為人所喜或為人所不喜或為人所憎或為人所不
憎或為人所怒或為人所不怒或為人所哀或為人所
不哀或為人所樂或為人所不樂或為人所取或為人
所不取或為人所與或為人所不與或為人所得或為
人所不得或為人所有或為人所不有或為人所棄或
為人所不棄或為人所惜或為人所不惜或為人所愛
或為人所不愛或為人所喜或為人所不喜或為人所
憎或為人所不憎或為人所怒或為人所不怒或為人
所哀或為人所不哀或為人所樂或為人所不樂或為
人所取或為人所不取或為人所與或為人所不與或
為人所得或為人所不得或為人所有或為人所不有
或為人所棄或為人所不棄或為人所惜或為人所不
惜或為人所愛或為人所不愛或為人所喜或為人所
不喜或為人所憎或為人所不憎或為人所怒或為人
所不怒或為人所哀或為人所不哀或為人所樂或為
人所不樂或為人所取或為人所不取或為人所與或
為人所不與或為人所得或為人所不得或為人所有
或為人所不有或為人所棄或為人所不棄或為人所
惜或為人所不惜或為人所愛或為人所不愛或為人
所喜或為人所不喜或為人所憎或為人所不憎或為
人所怒或為人所不怒或為人所哀或為人所不哀或
為人所樂或為人所不樂或為人所取或為人所不取
或為人所與或為人所不與或為人所得或為人所不
得或為人所有或為人所不有或為人所棄或為人所
不棄或為人所惜或為人所不惜或為人所愛或為人
所不愛或為人所喜或為人所不喜或為人所憎或為
人所不憎或為人所怒或為人所不怒或為人所哀或
為人所不哀或為人所樂或為人所不樂或為人所取
或為人所不取或為人所與或為人所不與或為人所
得或為人所不得或為人所有或為人所不有或為人
所棄或為人所不棄或為人所惜或為人所不惜或為
人所愛或為人所不愛或為人所喜或為人所不喜或
為人所憎或為人所不憎或為人所怒或為人所不怒
或為人所哀或為人所不哀或為人所樂或為人所不
樂或為人所取或為人所不取或為人所與或為人所
不與或為人所得或為人所不得或為人所有或為人
所不有或為人所棄或為人所不

而精義妙道之可尋攷作射圃洋橋之南于焉觀德而拜升下飲之儀修倫之敘宜功既竟遷泮水之上又從而塗堅之大經始于成化丙申孟冬訖工于秋工作木石之費蓋措于君子野以爲民毫髮無斂也副教宜君于官莅事勤以興學憫以養賢圖治之簿而一其心責而一其力于學士習一變文運轉亨其文以記乃遣徒幸華請于予予爲心面以其事付諸生曷敢辭朝廷資治于賢才賢才作于養士之急先務矣自是弥君丘侯之上不足以稱之三人者非所以奉先聖之道明倫敦化乙酉乃各捐俸爲倡材鳩工屋生員以克合越明年成化戊戌伸之費于邑之尚義者若干以其貨來助遂市之間禮殿堂廡齋舍庖湢凡三楹以祀先聖先師暨四配十二哲像之弊者易之基者甃之甲者堊之明月煥然輝飛丹雘宏麗倍蓰於往昔矣三人者復相與謀曰學宮雖備往者有事則所司假民閒燕器未敷新而祭器未備往者有事則所司假民閒燕器未敷以寒責爾大非所以奉先聖之道也再圖之適縣公聚父老于庭而諭之曰學校所以勝殘去殺非政教曷以興行惟爾多士任其責而教諭徐綏訓導韓亦各捐俸助之已而教諭徐綏訓導韓亦各捐俸助之已而教諭徐綏訓導韓亦各捐俸助之已

計者白金二百二十兩有奇銅一千七百斤有奇以成器計六百二十有六事明年安亦將潘去郭君進諸生而語之曰吾輩宦遊者皆有時而去諸生亦不久當羽儀天朝而斯器之藏于學宮與天地相爲悠久敬復一歲安保其不散逝即書碧石紀其名用心之勤而善寺之不亦遲之又久人知歸陳諸君輩唯唯誠文於予予進諸君曰器之設也非以觀美也記不云乎其器而又能操之外斯爲善守器矣不既乎諸生曰至哉子言遂書之以爲一念專壹之心於器也尚可陳也其義不既

成化丙申展正

王鏊主事黃巖人

丁孝子廬墓記 成化丙申有九月

孝子廬于墓側且久甚勤陳

其盡職於親者而徼惠於身此士所以存何如也且余謂之孝子爲經歷本仕紳之可廉慎自將一無過舉及其爲湘潭也又能除弊政新化理蠹民相安業益其所修所存推之居官行政者又如此孝子之賢雖不有吾言又何慮乎無傳焉君作而是可以記矣遂書以授之

重修儒學記 代

溧水縣學宋元間在邑治通濟橋東南國朝龍興邑令唐諫甫以倡士故耳始遷於玆閱數十年前壞成化戊子教諭君韓和禮致問有家出貲以應乃作明倫堂兩齋門廡規模貿然就緒歷久而弊且頹前此幸邑令鮮克加意者蓋道諸公無一公奉命始至悵御史四明方公寄之于時在申私治戊午迎撫郡御史安成彭公欲概然興學篤前務而提督學校紹然嘗未得人以庸慨自任遂以

盧于墓則旦夕哀慕期年矣余聞之喪時與之歌無異初喪時與之歌先幾越月與之歌是也余老矣聞古焉猶足以興學篤倫之道也余將以問于朝孝子辭曰大人畢吾子視又安忍名以徼惠于官府乎能自生余心蓋令來朝京師其所以事親之所以修德之所以孝子之事親始終無怠行又不忍以

重修儒學記

共盡職於親者而敷惠於身此其所修所存何如也且余聞之孝子慈經歷有出納之司廉慎自將一無過舉及化理與民相安蓋其所爲潮潭也又能除弊政新政無是可以記矣遂書以授之

曾　憲　教諭泰和人

公奉　御史之命于四明方主申公講學門人盛以倫以類前後之遷太僕星門之右兩旁治碑有奇文事者內外發揮成敦爲風雨制成久雖君以政苦築覆剝完典以宏其制衡以使無出入計長四十餘丈高丈餘各以叙經營覆飾各以叙後又學墻四周歲相無域居民頗相安心悉力不

儒學門並

遇絕以精其業馬溆庠素乏人材君興學明年辛酉丁生沂黃生志達同領鄉薦又明年壬戌沂登進士觀者以爲作興所致洋洋乎願遣子弟入學今名求入者繁刺史李君輒名先賢像圖大儒數十人於壁敬仰不能忘者顧憲何處州至官輒修孔子廟又改建尊經閣以崇祀之碑記之詳不可辭也姑識以俟

湖廣襄陽人　重

重修儒學橋路記

弘治二年　潘墊　教諭

溧水縣屬蔣州歷唐至宋所屬楊宜昇金陵等州寺不一皆爲縣也有元始陞爲州我大明仍改爲縣屬應天府焉或謂溧水在唐爲州者誤也唐溧水令白公有德及民被而泰于朝移縣治於舊治西若干步即舊治建于唐武德初去舊治東三十步宋慶寧二年知縣關起始遷於通濟橋東南後臨泰淮水今學巷是已自隋有城包繞學東南北三面其路向西行岡而墮濠斜梗學前東南二面以畿內地拆去城而墮濠斜復民徙官地改其路自矣成化戊子教諭帶門右向南循斜墮濠而行舉無讓及不易辦也弘治辛亥進士來知縣事明年丞寶應冀公綺聞斯工未就慨然自任還白公昂又改其路自墮濠斜向南循行成化戊戌府丞足民基價雇工平墮濠爲大路東西橫五十餘步南北直二百餘步又買磚石鋪砌中街六十餘丈而助磚石之價者治中彭公鎬也署縣江浦知縣泰和蕭公青又能以羨價雇工搬石鋪砌焉弘治辛亥進士嘉祥曹公玉令茲邑見學前地一經暴雨連綿水即瀰漫其流自東而西山泛而平田民居學舍常罹浸淹之害又見洋池雖設無石甃橋梁每遭水衝崩塌外與街路不一不記故次第其始末凡有功是舉者備書而不沒也豈特一時觀美已哉將以遺悠久不可以

廣一丈六尺覆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洋池東西角復架小石橋各一洞皆有狀欄栽蓮于洋中街兩傍又跨中街立三大坊牌經始于辛亥之秋迄工於癸丑之夏斯

敍紀其實而不沒其善也後之君子或有觀其跡思其人讀其碑而感發興起焉則豈無壞者葺之者意也先是本學四十年無登甲科者是歲始有范祺登第爲之兆云

重修儒學記

正德癸未　司業匂陽

溧水爲應天屬邑去南京百里而近土沃而民朴自國初迄今弘治中士之登名于鄉者源源也近年來人物凋耗科目頗鮮下詢遐僻行道閔焉莫測其故何侯希賢來蒞茲邑政宜教流行視學宮乃嘆曰實熟者先陽卉禾登者先沃壤以其得所附也吾邑密邇京師均被首善試與京城人才絜度差次宜弗甚逈頓頗異若此何居良由吾長邑者弗致循省祗彼教事若附贅縣坑漫不知急而於爲教之所凡席不設禹爲翹楚者是懼遂以修學事宜上請巡撫李公提學蕭公巡按王公陳公得允即鳩工市材乃新大成殿兩廡櫺星門戟門乃葺明倫堂二齋諸生號房乃作饌堂名宦鄉賢兩祠百廢具舉觀視一新聖道由斯載材彥楊君覩徐君聘君增而高士氣若增而揚道若增而高士氣若增而揚而溧水邑博方君微文於予予雖道德文藝俱未敢以爲言然嘗聞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學者學此而已矣今諸君子之興學其所忍所爲者何如哉予雖不敏敢不勉諸

重修香山庵記

正德五年九月　范祺　僉事邑人

溧水縣治之東北僅百武許有香山庵者在勝國時延祐六年道士王玉始建而名崇眞道院所崇奉者玄武之神是已至我朝洪武十五年道士王玉誠重建改名香山庵云庵自洪武

而至正統先之陳竹軒道士圮壞以修後則道會楊東溪張道左黃冲建三門兩廡以退寢繚以周垣庖廚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宏邃功亦懋哉至弘治十八年道士党景通偕徒倪雲劉宗玘慨然以修復爲已任乃蜕募溧水富而好義者得所施若干命工伐木鑿石冶鐵陶甓而殿堂兩廡蔚爲偉觀至是托庠生袁以貞屬記于余余惟是庵據溧之形勝左接溧陽通衢右近城闉廟宇前瞰河流榮廻後倚岡阜盤轡且奇花異草四時香氣襲人是日香山而溧人之老壯暇日出遊士大宴餞賓客凡四方名流之過溧者俱以是庵爲遊樂之所誠所謂福地然者宜乎其神之棲以安也我祖宗定天下靖亂崇儒文可考矣此地與武當雖赫奕載諸武當御製碑文大小觀有條其神一也彼其冲和精舍是亦同武當都焉然則是庵之興廢實隨乎道之隆污者也予故樂爲吾民之依歸而嘉景觀之勞故記以授之願刻石于門以詔來者續而重修以彰神道于無窮也

歐陽旦　都御史安福人

重修儒學記　正德十年四月

溧水爲畿內地金陵定鼎之二年首建學校歷年既久興廢不常文廟兩廡以及明倫堂漸以浸廢櫺星門泮雲坊東西齋號鞠爲荒墟正德八年餘干陳君以名進士宰是邑政令有條治用寬裕顧瞻爰谷嘆大懼無以稱上德意乃具其事請于巡按監察御史吳公經營籌度集材鳩工先修櫺星門壽安坊視舊益高壯措工方殿適吳公按臨三之日謁廟遍視工料深用嘆賞乃以其所積贓罰助其費以浚泗源流四字易步青雲坊屬乃潛修益勤廟堂兩廡以及

東西齋號饌堂次第修舉巍巍炳炳聳爲巨瞻復其餘力修砌西墻街道具有程度未及一期事克就緒財力有制一出于公民不與焉博士弟子員具其顛末請記于予惟聖人修道立教必由學而國天下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除舊布新體之鼓雷霆而開聾瞶挽江漢而洗瘡痍鼓舞作興之機乾有先於南畿之地哉今茲廟貌尊嚴學宮爺奐師生講授有地揖讓有階進退唯喏若從容於詩書禮樂規矩法度之中夫儀文度數精神心術之所寓也爾諸士昜亦循名而求實由外而反中履之身而身修推之家而家齊推之凡民有所興起每濟濟收多士之效將見天下後吳公與陳君建學校者亦皆興慕夫然直美觀耳于身心家國乎何有吳公名鉞宿威陳君名憲字伯度法當附書俾後人有考焉

重修魏巍炳奭爲巨瞻復其餘力修砌西墻街道具有程度未及一期事克就緒財力有制一出于公民不與焉博士弟子員具其顛末請記于予惟聖人修道立教必由學而國天下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除舊布新體之鼓雷霆而開聾瞶挽江漢而洗瘡痍鼓舞作興之機乾有先於南畿之地哉今茲廟貌尊嚴學宮爺奐師生講授有地揖讓有階進退唯喏若從容於詩書禮樂規矩法度之中夫儀文度數精神心術之所寓也爾諸士昜亦循名而求實由外而反中履之身而身修推之家而家齊推之凡民有所興起每濟濟收多士之效將見天下後吳公與陳君建學校者亦皆興慕夫然直美觀耳于身心家國乎何有吳公名鉞宿威陳君名憲字伯度法當附書俾後人有考焉

溧水縣志　卷之九

溧水縣記

年九月

溧水南有大路通徽州寧國廣德建平高淳浙之湖衢諸郡邑車蓋之士暨商旅几有公私往來者必由之去縣治三十里許有浦塘河水自溧陽界來經石臼湖通楊子江逶迤不竭舊有石橋行者便之永樂間橋廢有司以丁夫操舟濟人春夏水滿激秋冬水落旁石巉險輒壞舟行者於是乎告艱矣苟且越百餘年弘治間巡撫侶公道經之命有司勸邑之富民併力復橋未果河之東有居民趙琪自先世作善興家貲產豐腴琪讀書曉義利重輕遣子營補邑庠弟子員積學有待一旦進諸弟曰贊曰璽曰敬者諭之曰浦塘河不可無橋方今官府多事恐不遑及此揣吾力足以勝之吾請自造何如諸弟亦皆知義者僉曰宜乃白于官請于巡撫魏公遂捐所積蓄購石募工匠經始于正德戊辰春二月先以椿木絕河而下之

次以石固其兩崖河之中疊石爲趾分九泓水去無滯上以版石通梗兩旁欄干石壁立其長四十丈廣二丈五尺屹然跨河東西若長虹駕空然行者雖車馬俱於正德壬申冬十月落成列無妨也又造小河橋以便居民亦如其規制成費無慮三千金皆出自已囊無一毫取諸他所於戲是非尚義而輕利者能之乎世有一毫不捐財鳩工越月而訖其尚義遁以是名之而因記其顛末云

嘉靖四年秋月　湛若水　祭酒

儒學新建射門記

溪水學遷若干年門久而圮襄陽鳳林王子從善睽治溪略視學宮乃嘆曰古之學所以養士校民明倫以興化基是故飲射讀法必於斯

取知子貢觀稱得門而入者或寡實惟宗廟百官之累造於庭曰嗟爾多士聖人之學得非全其四德以達諸天乎曰唯又曰諸生欲居賓居而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廣居無門則其蔽也泥仁諸生欲行大道而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大道無門則其蔽也泥義諸生欲立正位而無門可乎曰不可正位無門則其蔽也泥禮諸生欲達大觀而無門可乎曰不可大觀無門則其蔽也泥智夫仁義禮智之門其致一也而有二乎哉於是門成爰十有二之出入是門者念之哉孔子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今吾等由是而不知道可乎曰昔子貢嘆得門而造於王子曰昔先生之語致一不二者方正教原先後以得其門孟徒誨馬甘泉子者有甘泉子曰諸生豈不聞大子之道以貫之乎

是故致一之門也諸生由是而之焉升堂入室以居仁義中正之輿矣是故德存存衆妙之門

又得堂記

嘉靖乙酉冬

王從善 知縣

予少有山水之癖自西塾出宰中山奔走於塵士疲神於簿書則大適初心又念居位而行志學者之願也幸而中山之民頗淳一時大吏皆長者凡予所欲爲咸報可期年以後政通人和士大夫震動予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於是或可以寄興而竟未得遁路迂迴出城有榜曰興教禪林即而訪之則選石爲橋橋西可竹樹茂容水一泓流動有聲鼇石爲橋橋西可六七十步隱隱見僧房參差欣然便覺自慰其素啟關而入龍城類卧長松偃蹇悽然復有懷古之想隙地則蒼民畏溯僧會惠明時始搆堂

於衢曰最閒處也其堂則曰淨生半日益取坡翁之句快予今日之所遭也大以庶政叢委心慮昏塞不一掃蕩則神志不清諦塗則獲彈琴而理昔亦有然者矣而予予故暇則集寮佐及邑之耆舊幽棲之士相與往還於斯堂之前逍遥乎松徑之下或臨流而濯纓或登高而舒嘯或觀書而會意或鼓琴而忘情亦樂利病凡有得於中山之民者尚略之哉

重修天生橋路記

嘉靖辛卯冬十月

竟志達 邑人

淶水西出郊數里有橋二座並跨河流名天生橋兩崖壁立數十仞勢若削成石甃砌者謂之初議疏石水循秦淮朝宗鍾山皇陵而治

水者即我山脉路之重岡疊阜高下武君鍾慨然欲出貨平治之未就而卒厥嗣曰濬者成文之志自關西抵上方寺凡二十里幸成大道而行者無復告艱矣嘉靖戊子春天生南橋忽崩擁塞溪流不通病涉者久且衆橋之患仍在也武君復捐資鳩工庀材橋堕存二西構觀音堂之息行旅給漿其上橋以楼道流東構亭三楹以庇行者在城善民吳君涖也

預備倉記

嘉靖丙午

方彦教論

倉廩地也有年風林先生宰溧水事撤故覆而重新之土知榮命又於榮賢鄉以居士者而後積貯可以寄命以便供輸以

此舉功先後不一皆不四三朔告成不虧官不損民皆先生朝暮區畫從事民人有不知其功之舉者其憂國愛民之心可想也功成予作而賀曰昔人謂裘葛學問功深則所得不淺先生入冥林山二十餘年抱負不凡故一旦出而應世其運用如此溧水之政不特一倉其處置宅里修學校設木鐸期年而政總總皆其大者餘非自學問中來耶嗚呼自郡縣天下而後守令之責重令有哲愚政之美惡因之政有善惡因民之苦樂因之故觀今于政則令可知予故樂紀其事以告邑人使知先王之政之令并以傳諸後人期永永為法程也

儒學義田記

嘉靖八年

贛志達邑人

義田之置吾邑未有也嘉靖丙戌秋湖藩李君以鄉薦棒檄董教溧邑乃謀之寅宋王君彭君

及生徒之長而優者計膳夫折銀扣除缺員者之羨餘矣華因襲之私併積於公三稔餘得若干兩啟允督學劉公章公亦既置夏成富田傍學宮之左者若干畝矣猶慮租未贍也復白之邑侯高君乃召義民章堂劉岷等申以協力效忠之諭踴躍響應輸納有差三尹童君力任之復置許伸芳田一區坐獨山舖時高君以內難去童君以陛君志云前後計田一百八畝二分地二十三畝三分總而名之曰義田佃之農每稔公賦外計租之入百石有奇積之公廩鑒惟刻意進修病于薪水之供者悉貸給以周前列庠者始陰有所濟維時士之感發興起而尸祝之與夫報稱者詵詵矣

遺愛祠記

傅應禎 安福

昔畢公之民德庶桑趙者閔然起而尸祝之與桑固也遺愛祠美事矣漫筆記之

事定于蓋棺而沒世不稱斯君子所疾使果能置法補救排急捍患慎不厎於人心蛾其蓋棺而萃饗焉余不知庶桑能逃焉否昔畢公之民能祀庶桑於可逃之日而不能祀於不可逃之時而不逃之後庶桑能使其民祀已於假然南面之時不以其不死之德廟食百世然則當時之所以祀且逃上下胥嬌假焉未可知也復所劉君諭應雷余吉之萬安暨纓放也以妙年登進士蒞茲邑四載始葺傲頹於中道余謂白零陵實乘其後無何溘水武封君屬黃山人汝金上林武君尚嚴君暐太學武君易鄉也士民君尚訓武君尚諭武君尚寬皆民王實湯鉉等來告曰劉侯惠人也今不幸短折一綫未繪嗚呼慟哉谷酹金構祀于山陽鄉之西隈敢以記諭余嘉之曰義哉大夫爲民祀者嘗不快於昏昧有是舉也凡士二說或已動庶幾葺要矣一鉢力無困投分而結權於是簧鼓群衆而祀之冀其能酬已是有

二君堂記

二君者竹也蓮也竹所以配王子之令溧水縣期月而廢舉期年而政布乃喟然嘆曰夫政以正人也太上以化其次以教次以勸次以率勸與率吾弗崇也化吾

魏共僕出死力衛民類若此安得不感而思報而祀也余曰噫有是哉是謂法施於民能禦大災捍大患矣遂相與請於臺臺守公許之兵憲馮君厲其事入名宦馬庶可以報劉公之德乎於是蹟彰而後來者勸矣伏臘千百盼望其下即一紋未遺何敢忘感公多所畫一適三不法者具賄再揣厲事於前題之曰劉公遺愛祠制煥然備矣是舉也武氏實倡之鳩工戒畢則鄉民徐寵泰仁黃鐸趙泗黃洲黃河清也工甫畢余奉召入拜臺史汝金山人來書索記之急時方勤職守未輒應且幾月矣坐狂言罪謫海上聊寄以畢其請焉

張時徹主事

二君堂記

二君者竹也蓮也二君者襄陽王子承吉之所竹也王子之令溧水縣期月而廢舉期年而政布乃喟然嘆曰夫政以正人也太上以化其次以率勸與率吾弗崇也化吾

為而為也又或子孫顯赫矣思一揚榷其先德乃檄祖父素所經歷之地追其潛跡而祀焉是有要而求也劉公則死斯職也惡在其屢華涉要身隨影滅無六尺孤又伊誰為之邀結者汝民猶勤勤焉合餅以祀誠矣而匪僞厚矣而可風雖然劉曷為而有此於是又欵欵泣告曰自侯之父母吾邑也若節以貞俗操鉤以摘奸劑量百役而條徵之廉平吏可能吾弗祀也惟尺澤水壤肥瘠不甚相下而等則迥焉富家里書視為奇貨穴稔蠹那移之奸且鄉井嗷嗷累虛糧者散亡幾半侯奮而量度之不便已者掉舌當道中以危機侯持議益堅且曰計一身之毀譽雨窾窶貪棲升沉而泰越吾民忍也蒙暑雨窾窶貪棲息川原榛莽闇雖足跡不遍及而總覈精到人不敢欺用有大公誰高淳漪所割彼其當事者履邨浮指弊在析斐時寧額不盈千遂洵耗於影射而額不減虛耗者架入吾溧而

猶難之其諸事教乎教自庠士子始時乃往視學師之以忠信孝弟習之以冠婚喪祭說之以詩書董之以力勤不懈扶其俊而淑者而禮之於是庠士子翕然嚮方垢者洗焉頑者恥焉偷者厚焉惰者起焉唯王子之訓是懋是繹人曰溧水之士其能穀哉風風乎其不已矣王子敷學之暇循學宮之外右去數武有塘一區命植蓮其中塘之南有圃二畝樹竹數百竿蓮既作竹蕃以長乃爲一小亭名之曰二君堂王子集庠士子告之曰爾等其知我意也乎夫竹也虛而有容直而不撓君子也夫蓮也清而不汙芳而不媚君子也我誨爾以君子之道爾以自勉固行清則寡愚令聞則不墜其廢者鮮矣是故學之道惟其取而已矣爾惟藏而修也省躬而師師爾惟息而游也取物而正志敏以蹈道不願乎外其君子也哉不然我怒之不然我斥曰

次以言我將使善言者昭之披厥有終可哉余嘉王子乃命于張子時徹曰子其知我者也曷成之張子記之

二君堂記

王從善

嗚呼自科目之制興天下遂無意於聖賢之學是豈科目之罪哉亦吾人之志不廣耳心之所之高明汚下而人品隨焉故食男女不廢于古今而古今相去之遠如此又何罪於科目也予以淺拙視溧水欲有所諭而未能謁學宮後見其西南有一沼則植以蓮而門人徐生守芳獻圖一區則植以竹即其中而爲堂名之曰二君夫以竹則可愛可从以蓮則不曲不汙物嘉矣人靈於物而不嘉於物不失其嘉乎虛以來天下堅以歷萬世直以明吾道潔以存吾身物則有然者矣而況於聖賢乎二三子其自省此正脉也堂成扎吾友春官張

君惟靜記之而諸生念予有一朝之雅復求言以爲訓且其衣冠俊秀怡怡秋秋可以爲聖可以爲賢顧俯首下氣局促於科目亦忍矣有我易遷居隨易壞無益于人之家國以玷夫子之門墻非徒二三子之失路抑亦俾老令長慮而邮顧也

吾與亭記

王從善

予宰於中山三年矣凡學宮未備者朽敝者皆創爲之暇則又取學宮之南汙渠土阜乃池乃亭曰亭瞻夫子之門墻眺山川之勝樂諸生進日亭成矣願夫子名之以爲訓大旨曰諸生有志於學不言之中其教顯行即非爲蓋脂鏤氷而已何事爲諸生復進曰小子知過矣小子知過矣茅茨不翦景行誰履望洋遠方乃聾乃瞽乃大夫今日之教願俯首以聽再至三至乃頗其亭曰吾與夫以四賢言志如子路皆欲得位行道而趨舍異也野哉由也夫子天

子忻然得意愛過喜常諸生不當求之乎據紙上陳言人人皆以點爲高而其所以然猶未能得其一體顧乃放浪形體笑傲宇宙內外皆無實皆以詔明一以誤後世也諸生識之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積於初者聖人之實學傳施濟衆兆民允殖沛於終者聖人之大用舞雩之樂正所以涵實學而養大用也靜無此樂則滲漏欠缺而實學疎動無此樂則不神不化而大用滯疎則禹湯之學不傳滯則唐虞之治不聞吾與之意將沉淪於空虛清靜之域矣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又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是之蹈之手之舞之仲尼喟然之嘆不在茲乎備點之未鼓而卒與琴張牧皮相和亦何悲矣文學師蜀人楊觀越人王庠遞然曰知過矣知過矣觀當佩之以訓諸生預吾與焉有愧此亭

演武場記　嘉靖四年

豐坊　考功郎　越人

往壯盛履江磯艦車幸天敗遇歲江盜戕守將以颶溺聞南兵之討也久溧水寇畿輔武不可遏惕王子薨平陋滌役均罰矜食裕教與民大悅政且禮矣王子曰我其武哉相故閱場遠邑五里道監廓與馬謀憂之告都御史御史流翳以萬柳乃堂焉基焉坊劭曰宜城東餘有武故迎春館存御地可十八畝闢爲場貿貧變添以節貨誅不子簡之惟精射者用命者於是貔貅赳赳敢勇者四人金皷者十有六人二十有二人擊者視擊者磯者四人老羸居半王子再閱之買華斷犀磨石英退以節貨誅不耳矣夫子儕知方且勇也設弄兵捍之樹大勛

三茅行宮記

鄭濂　御史

郭先生曰俞哉抑未也已夫戰必視幟幟東東也幟西西也前却圍擊唯幟焉依夫王子爲幟于溧水矣祖考鎮國將軍忠殁北庭妣夫人煢煢矢志至於茲忠節闡天下考榮祿公誠狄醜鋒苗頑鞾欽朋盪楚蠔烈耀壯南簡知先朝子宏學篤行舉于鄉例計偕子覽于時弗往須化之張則出而涖茲邑義昭以世其斯風厥哉施於有政先文事文昭乃修武克循厥緒子末云乎哉吾聞之德者本也政者末也政而匪本厥化胡神德而匪末罔宜于俗故君子明心以學修身以禮敷政以誠發今以信道民以方利用以暴宏軌毛緒弗慶弗踈其斯繼紹於理矣匪本之躬文致紆讀民動而嘔跬踱畔岸斯吏其儐王子其勉夫楊氏曰唯唯諸詩之詩曰云云

溧水西二十里有山形類覆釜名曰琴山相傳
嘗產玉名曰之高不盈二百仞陡其巔則衆山
若棋若掃而北山獨端重不倚北瞻神烈南見
三湖廬山橫望左右列時超然一勝境也其上
舊有三茅真君祠不知創自何時列仙傳茅氏
道成於漢元帝初元五年辭王君入句曲山故
老云茅君渡江先占茲山後歸華陽洞天後人
因立祠紀其迹國朝嘉靖間益奉矣溧有善人
咸具計費無下數百金皆貳君與其弟濬捐已
貲不藉於衆告成扁之曰三茅行宮達邇之民
禮拜而祈禳者扳跡焉君之子太學生曙以其
狀徵記于余余惟民之朝宗神之感也神能感
人山之靈也余又嘗聞山之陰有上方寺孫鍾
鍾去玉今以思鄧鍾報夙傳其緒意
因示以善地遂化鄧
三少年者無乃爲三
僅百里寧非颺輪鸞
子崇儒重道而亦兼
而此山以攝土之泐
靈章神烈豈徵福云
乎哉余故樂爲之記

改遷儒學記 嘉靖十七年

咸賢紹事全

溧水贊宇舊治嘗苦水患往歲戊戌蛟龍騰變
蕩然一空前令陳子光華度弗可因乃相香山
道院高坦軒豁請可當道改遷其上時屬草創
止建文廟兩廡戟門公廨陳尊陛去其敬一亭
敬聖祠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垣等制未備廟貌
雖設觀瞻不是教者無固志學者無定習巡撫夏
公邦謨侍御鄧公暐巡省得狀深用惻然以公帑
倡完葺未幾謝子以鎖鑰抗疏去章潮輩徐以是
請迺慨然曰左遷比下車諸生章甫方殷得人其
膺可也於是主

簿鄭宗武蕭霖儒學
訓導何曇施大本分其任義民蕭連黃岡姚
瑞張兆鶴丁孟華宜其力上下翕然鼓動興起
請可當道大興未備未及期年橋門煥然矣
溧水縣題名記嘉靖癸丑孟冬吉日
樂尚約知縣廖
州人

宣尼有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好名之心君
子無之然勇於爲善以免夫下流之名者君子
又未嘗不汲汲也君子窮居時講學修德改過
遷善恐遺不善之譏於閭里況出而爲仕一有
不善將播惡海內是非君子之大可畏者乎故
今之仕者小而銓曹總其名以昭勸懲於後世在位者又
大而史冊書其名以列仕者
固其官之內外職之崇卑刻石公署以列仕者
之名無非所以明善惡寓發感懲創之意於中
也溧水之邑題名久廢約懼其久而失真也乃
立石備名于上邑令白鄧公鑑而後丞白呂子
後繼而百夫長白何子淵成約讀而勉之夫仕者皆良吏也則名之書於此者爲可幸未必皆良吏也則名之書於此者爲不幸是故有惠政以及民溧人將指而誉之曰某也有虐政以殃民溧人將指而詈之曰某也及某此我之父母也及某此我之仇讐也夫撫之父母虐之仇讐則列名於石者不若名於百姓之心銘石以傳不朽者不若頌之於口碑之者之無窮也善者以是石而善益著不善者以是石而惡益章是刻之有俾於今之仕者不淺矣約窩詘無似補過不暇夙夜驚憂恐爲百姓所仇約不足責也後之仕于斯者知其遠賢而求其同其之不賢而求其異後先相望以永終譽深之民何幸有此刻也不然約之罪過益增於立石之後是則約之所貽也

重修溧水縣城隍廟記嘉靖甲寅
樂尚約

昔讀禮祭法篇有功德於民者始載祀典明崇德報功義也我太祖混一四海首明大禮山瀆之神錫以本號獨那邑城隍廟在縣治壯肇建於唐之重民事也溧水僻處西陲此有司咎也繼以督册事君從周之任謁廟歷代間有修飾考其碑說味有舉廟之土木一更與煥然者嘉靖已酉歷覽其中而嘆曰守朝之草堂首捐俸金率耆民武潘葦以維新之不數日棟石亦積百工子來度新餚舊越歲落成正殿五楹殿左右爲畫廊繪神出入之狀後爲寢室如正殿數數東曰降福西曰祈子各三楹殿前東西廊二楹門三重其二爲徽恩閣宋元祐所起者高數丈雄壯精巧甲於江左閣後石池一池有橋舊題曰寶慶橋外創石坊一以表廟號於是頹起廢興甲崇故易垣宇弘深宮牆炳麗溧民拜謁廟中無不肅然敬畏不敢起爲善戒惡之心美君之功德於民者始載祀典明崇法者談及鬼神則聳然恐懼而畏鬼神之嚴察約辛亥冬受令斯邑適是廟始成之日乃招境內於朝中而語之曰爾輩知敬事鬼神之道乎爾以城隍之神司境內民命也爲溧民者莫不欲祈福免禍以欣鬼神之慶敬鬼神之實也爾能盡孝樂親克勤修業懷慎持身崇忠接物降師友成子孫之令名如是雖不祈於城隍之神也神自爾其降福又如是強梁陰險詭詐圖土行私凌弱暴寡濟欲於衣冠竊譽於容貌如是雖日祀而盡事鬼神之實躬以勸修善除積餘善除積餘惡此天地之心也此城隍之所司也此妄君重修是廟之意也爾溧民其自勉哉美君揭開喜將別溧矣溧之民恐後之人不聞美君之善以爲報也因立石以爲記

深水縣重修東嶽廟記 嘉靖甲寅 樂尚約

天地惟天子祭之大夫不得與焉五祀惟大夫祭之士庶人不得與焉祀先者士庶人之祭也并及于氏族泰山孔子譏之季氏魯大夫也泰山魯境內地也在季氏猶謂之僭境內之民之不得祭也明矣深水之邑胡爲乎有東嶽之祠哉余弘廟制而新之者請余記其事余曰非其祭而祭之義所當禁不禁又爲之詞教民僭也是不可記深民再拜而請曰制有定分禮有定祀某等敢以野人而干禮義聞之父老述古人之言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等曰岱宗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達方異域矣某等敢以野人而干禮義聞之父老述古人之言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等曰岱宗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唯泰山乎是泰山之澤不專於魯也及泰山之神必達於四海也此後世封祭於巨津之甸之念也於是有東嶽之祠焉始於王領古屬其地後廟去縣一舍許舊有人城有司守廟者各一坊今廢因禪野人故宅之者今爲王君弼所有則報以別業而不取焉

吳閔派魯撰

改建便民新倉記

許　穀　太常少卿上元

今幸一[illegible]助于澤民而凡所以澤民者[illegible]期于澤民而已[illegible]令之[illegible]之典所由昉也溧邑東北隅距縣一里有東嶽廟建自元至正間成化間邑令王君弼[illegible]修之邑令[illegible]績復修之邑令[illegible]君尚約記其事而勒之石迄今[illegible]歷歲既久頹圮[illegible]甚又值門廡[illegible]廢頹四向[illegible]令百有三十年[illegible]華之初寄[illegible]夏余承之茲[illegible]秋祀于屬壇往過其廟見殿垣[illegible]茂草林于心者久之[illegible]然自念未[illegible]能治民[illegible]事乃[illegible]起化[illegible]以修[illegible]廟之意爰捐俸爲好義者倡而[illegible]士[illegible]無[illegible]民[illegible]踴[illegible]躍輸資以助厥成于是程材課[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側[illegible]重[illegible]前[illegible]殿[illegible]其[illegible]梁[illegible]則新[illegible]門[illegible]殿後[illegible]

[illegible]恭繪而[illegible]事之始前[illegible]門臨[illegible]陝[illegible]更造而崇[illegible]矣乃者[illegible]冀[illegible]皇[illegible]皇較余初至之日固已[illegible]然改觀[illegible]余請曰溧[illegible]猥[illegible]既新邑民歲時禱[illegible]祝[illegible]神[illegible]休[illegible]實[illegible]惟我侯之德敢求一言以志不[illegible]朽余謝不敏[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天下其[illegible]惟泰山之雲膚寸觸石不崇朝[illegible]日山川[illegible]雨[illegible]澤之廣被不獨魯邦所詹也[illegible]沐帝澤而[illegible]德而能守禮[illegible]矣[illegible]以利物則載諸祀典今溧之民[illegible]賢之于禮固有階[illegible]感[illegible]于知感德則人無[illegible]能守禮則[illegible]俗無邪[illegible]後[illegible]官治民所以返[illegible]而還之淳[illegible]使四海之大德北之衆明此義[illegible]邪而歸之正也[illegible]三代之風[illegible]不遠已余是以樂爲[illegible]以立身事上[illegible]之記

溪水發源廣遠其西南接宣州境地名水陽去縣幾二百里舊走倉此地以貯糧每歲兌運因之以其近江也其時地皆邑豪人皆邑民又倉廩完葺貯無虧缺故去邑雖遠民未有辭甚不便者逮頃建議者乃分其地置高淳縣焉於是水陽遂界在高淳宣州之閒壤地既非舊觀而倉兌仍舊在轍民始稱甚不便矣其稱甚不便者有二每歲冬側當輸米于倉始輸則有舟車之勞又糧役主於一家顧之費既輸則有舟車之勞又糧役主於一家顧之費既輸則有舟車之勞又糧役主於一家顧之費既輸則有舟車之勞又糧役主於一家顧之費既輸則有舟車之勞又糧役主於一家顧之費既輸則有舟車之勞又糧役主於一家顧

新遷漳水儒學記

漳水學入國朝一百五十餘年一切繕治咸備於上官以贖緡報擢矣是役也自此水息矣功成邑之父老鄒來請予言紀之予惟功期通其變使民不倦書謂政有廢興物貴不徙故俾上下相安於無事哉經世宰民之力尚仍舊貫明倫長府誠不必改而閎宮宜修即用舊秩重用民力之義終而教然行從而頌之所甚欲者也觀侯茲舉四順漚更始圖始而難之蓋春秋謂信而後勞其民者也彼近世好名之士倾有其所當因而舉其所不必達民社之故是又烏可與侯並日而道哉侯名賀字仕詮知縣事

舊紀其事者詳於篆中山索碑碣於學宮不

得悵然揖諸生語予曰學遷於魯侯暨周侯即其地而至今所大學始建與是乙卯島酉內侵將蹂躪頼上侯至築城以障吾漳而故儒學在今京兆館左地頗湫隘侯曰不可徙乎遂舍地今所拓基掄材視舊制宮且壯焉十何侯以擢去周侯代至下車日首問聖學斤斤焉喜前侯之能新而已獲畢力也曰暮治文書暇即徙營之踰年而學甫成周侯又惟侯圖之予既聞諸生狀概然思所以不朽兩侯者而未暇也丁丑予入覲歸周視學舍多所頹圮學之陽爲居民廬譁堪輿者謂當樹巍墻以佛前觀度費不敢損費于公乃捐已祿鳩工伐石

歷五月而就其他垣堵廡仆者立之腐者新之寮友戴君斐君周君共成厥美迨博高君阮君教君寔董率學之創而成成而復益也益至侯而三矣匪言不以居寧毋湮兩侯之澤予謝其曷以傳即侯不敏顧詘不得默晨起盥漱入廟宮東嚮進諸生于庭而告之曰學之建也環入荒而是也爾趨跪其中抑知溧之學非他學士日衣冠而趨跪其中抑知溧之學非他學日星百年來固已家詩書而尸絃誦矣而吾之學非昔學伍乎昔成周之盛溧附在畿下其在周猶豐鎬也爾青衿章縫朝宁者多鄉學操觚者數逆嘉隆之交而士之以明他郡邑者亦寔繁有徒矣予竊考邑乘溧自明興起發明經術爲不將思喁喁興起發明經術爲多川嶽之氣初猶視一國方家以文茲以文獻以雄視一國方家以文斯揚大誦讀于斯尚而予亦描仟于斯之小子不敏謹有人之盛典矣敢冀

重修徽恩閣記

徽有徽恩閣重修閣記

王庭

探花

夫貞觀在數百載之前而溧水所爲神明之者蓋如新昌化亡之間予戚其在世之衛唯以觀政參敢竊取其義以明諸溧之民陳君令溧未宜百萬大之長可

起家進士而傅侯安福人與予同辛未榜由令
召爲御史以言事謫戍婁爲予外昆舍之出內
實共所
職司云

新修淶水縣堂記 萬曆七年 吳仕詮 知縣

邑署建於國初洪武時歲久日圮先是守土之
官亡論量移諸君子即受初命至者往往未及
報最輒擢去今天子用銓臣議郡二千石以下
各令久任不穀謬承匱瀕上戊寅秋益自
三年奇矣署地亦逼仄圖者晦冥之辰雨淫淫自
棟下堂之後爲中堂三楹最後爲五楹皆不障
風雨守署者若露寢然不穀顧謂二三僚友曰
國猶家也千金之子猶思罔垣屋以承世業吾
忍以蓬廬視官舍哉乃趣工曹掾召匠氏計之
掾請曰未敗矣且銀藏緒有待支者乞以文請之曰否則又
費將安出余曰嘻若等毋藏

之後吾九任之
捐俸聚材啓期鳩役諸
而不穀時爲僧期三
有什七毛二歷
厥成矣曰是役也於公無法於民無擾聚百年
竣隆而一朝收觀焉實惟長大之力不穀愧
謝曰諸君子豈無意哉私也修固有前事
諸君子豈無意哉私也修固有前事
耳何有於今日者諸君試語之語竟有張山人服
者謝不敏丁進士大而聚明之百於官猶傳舍
修之不速新令大夫而聚明之百於官猶傳舍
予也時有餘日暇日則登臨以觀
今而往比者續以後日日皆所謂也既落君所
在皆山人而山人所知者只帶邑觀
耳不敢言山人而山人所知者只帶邑觀
而悦民譜仲由氏無違之外皆無費
更

重修儒學倘義記

萬曆庚子六月　知縣　徐必達

今上紀萬曆之二十七年溧水學重修竣紀其事俾士忘後人亦舉既有宛陵徐司馬之章矣復有尚義記者何記重修溧水學而溧水之鄉先生士若民相勉以義相捐以鏹相助以成者也後溧水學自國初至今凡三徙徙於茲士則嘉靖庚申前令曾震之爲也徙三十七年而徐必達以萬曆戊戌至隆者撓墨者折敬圮者仆且崩四壁不蔽風雨祠宇未利徒者蕩然道焉勿治者胥之好且文其中爲藪必達愚此者乎夫衛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而教者上之所先也今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士者上之所藉祭菜者趨庭者駿奔

吾溧水其猶在重野積石之間也不朽之業悼安劉公於宰溧洞瀆溪澗天下若此者多矣顧合至我陳侯則鼓吹休明而益張楚矣野史氏至怪者也乃言儆愚高崎寇昭往剿侯不日乃令潮寇盡殄將吏士同升堂致酌第侯方秉憲

永勿敝可也今不敝不可也尸祝未報大若當之今茲襄矣州史氏進曰自劉侯著遺愛于吾邑而吾邑人之望楚產不啻可命賀傳嗣鄉賢祠侯則鼓吹休明而益張楚矣野史氏至怪者也乃言儆愚高崎寇昭往剿侯不日乃令潮寇盡殄將吏士同升堂致酌第侯方秉憲

宇則永治而理則爽平至閩閩相循不徵聲華斯九親民之懿範車民嚮之若冷風發雨兩治朝車賓之若出日其秋赴徵車纔之又若慈母甘蒙勿剪覩首永懷要以澤施於民載在祀典不逾年生祠乃成爲植者武氏光祿生義洋王生可學文學張公易卓王若尚寧文學余孱劉生其德許生一元謂余曰碑具在已闕史計之有餘侯去而民思之顧不倣無能爲役諸生可命倚傳嗣鄉賢祠侯則鼓吹休明而益張楚矣野史氏至怪者也乃言儆愚高崎寇昭往剿侯不日乃令潮寇盡殄將吏士同升堂致酌第侯方秉憲

奏者頹壞若斯士於何依教於何施而民於何則會學使者懷雲陳公從溧水令起家念茲學至亟也必達乃謀留權契貳百余拾捌緡益以請於陳公於兩輦感報可庀斧羨貳百柒緡以材鳩工舉有日矣諸博士弟子更端進曰君侯亦知易乎凡物弊之極也革爲改革必受之以鼎鼎革而不鼎旋且復革君侯儻鼎之會其母滋革以貽後來矣且學勢抱震而處廬峰經其前其象雷雲從龍風從虎此雷義也學必高與廬之風惠倡之而莫聽之君侯幸倡矣其益聽之可不日卒業也必達曰是何弗可聽大民心所欲因而子之政之斯也是何弗可聽於是知先生士盡竭俗之所期也不加飾而民自

種屬的[illegible]

[illegible]下中程林叶度傳[illegible]周垣圃以扉鏞左之由殿[illegible]堂而舍而[illegible]隱隱若[illegible]步微厚[illegible]炯炯乎信[illegible]微尚書[illegible]成諸生亦知[illegible]基敦材爲[illegible]治宮也爾諸生[illegible]則快快矣則其[illegible]廣大則敞敞矣[illegible]南而至于南[illegible]無遠不通蠻諸生[illegible]燕明居業而中[illegible]也即接祖成名而[illegible]安聞道而得[illegible]成及爲不義之[illegible]所敗矣吾滋懼矣

重修儒學記

萬曆己亥

徐九太尚書官城人

若詩造于舞蹕者若政而分科者若爲兩楹之奠也若諸士于斯時也若爲閭若爲倪倪若斷斷然若斐然而皆有喜色以心化其化于令公之教若化于時雨成德達材之倫若化于折衝禦武蹈附後先之轟而後知精神之于是而論教益亦有自來云爾作司空稷司徒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勞來匡直放勳有命仲足其後裔也詎非其延於世者耶然尧禹之教抵于周衰家格不自徐公始也是當西儆不寧事與時會其自爲說人自爲臆非吾夫子其誰振茲末喪之文使揭日月而行乎則所謂生人以來未有賢於尧舜違者乎徐公生當文明之域世以經術飾吏治民史所稱而以經術而直放勳有命仲足其後裔也詎非其延於世者耶然尧禹之教抵于周衰家格不自徐公始也是當西儆不寧事與時會其

尊人雅嘗西營子亦承之故偶及之公名必達號玄扶王辰進士余友宇君賢適教諭學事同

今天下自辟雍以及郡國雖遐陬僻壤莫不嚴祀先聖先師在三之義通于千古矣夫洋水之爲縣去舊都八十里而近是惟邦域之中斯士生此南國地紀實然籍第令廟貌不莊圖匪就簡何以妥靈神而標化始乎于是構李徐公來令茲邑張其弛振其滯碑其不給官帑節縮也士說使也治詳也而也民瘼起也吏蠹清也而後庶粟陳而後力征贍而後興而後會計當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方時東隅之有民之寧也儲之以同升諸公所先樹者也所就尸其慤士者也此之不急就弛于是鳩工命材紲旭繕宇匠必其緻財必其華費無闌出民無作勞倣者新神者崇陋者革覆者植則遠而望之若鬯之老魯國之一人者亡焉

訓導張希文趙樹恒請予記之如此銘曰道惟仲尼萬世厥師邑惟溧水四國是儀惟殿及廡神明所棲惟室與宇至止粤茲顏妃何以殿祀士無處聚貞教昌以盡爲新之於我經始經之營之衆庶來成廟貌崇崇道濶以生朝夕仰瞻風骨而沽勃然興者視此先聲奕奕徐侯實章文德夙夜征繕承貽令則後之君子庶以廡忒歷世歷年顧茲珉勒

新建書院記

萬曆間

溧水故有書院嘉靖初前令王從善爲先司馬齊公泰翁也王公借造士之名寓表忠之實意微哉今上改元詔復司馬爵郡邑左祠以時祀而書院更爲表忠祠表忠之實章而造士之名盡湮矣嘉與者或借梵宇爲之嵩丘蘭若詎不名普度吾道云何其度於彼也不度於彼又不明先王之道以廬其居誰非編氓夫亦各有寧志實也由門而進左右翼以花屏屏之外各樹以竹取淇澳間學自修之義也游於斯者睹其爽塏窈窕青葱峭蒨子與乎折而西徑可百武有堂廡如名之曰浩然作士氣也堂左一樞爲庖庖之前樹以班竹由堂歷階而進而南有軒三楹學使者懷雲陳公名之曰試春堂基益取諸雲龍山下試春衣之義也軒之後鑿地爲池池植以蓮臨池而軒其上名復三楹名曰鳳池別館從所臨也學宮背戍樓突起東嚮而臨池之軒獨南嚮在膺枕郭戍樓突起刺日百雉磷磷能令人起封疆之思或永日月夜傺然凭欄歌聲出林杪紅藥之間不雜塵囂肅肅不噎里耳時見琅玕之迢映人面目而四壁蕭蕭瑟瑟之聲與夫竹音上下者若明若滅入窓

玲瓏清風四面皆至天香冷然襲人即盛夏無暑李太白云別有天地非人間則此軒有焉池環以堤栽桃柳於上倣蘇子瞻西湖堤式也出前軒道右小門委蛇而東有亭翼然名曰玉蓮亭從亭所見也亭無畛域旦而旭夕而月風於亭春雪於冬亦不擅之天地卷舒雲物往還亡不爲佳景名鈐鰲取諸占鰲之說爲任之亭之前爲士期也書院既成必建復爲屯新偉之羨七席多士十餘緒習義田二十七畝爲課士異楮資几席絲陞錢埒之麗豈不足存茲千百今欲求其遺跡於荒煙斷碑而惟吾夫子之音則至今存者何也道德爲麗者也以富貴榮華爲麗者彼以富貴榮華爲麗者也此主之也彼有盡即代彼而主者亦有盡以之也天地無

爲記

重修邑侯徐公玄仗遺愛祠記

徐良彥　知縣

遺愛之名自子產始中山德徐公玄仗甚渥立祠祀之以爲遺愛云祠未幾又重構之其祠者不一祠之碑各紀其功德詎歌于道者亦言不一奈何爲言皆未盡也夫小人之被易滿且夕獲一緩一蘇者之惠則喜以爲侯所遺也其君子見其大澤不以小康爲異以周身爲恩政不以小康爲異各紀其可見可聞之政令後來侯之遺于不朽令幼更也以此爲遺遺必窮惟愛之一念流注于民大于婦之間噬之非其火吹之非其拆近而被者遂其洞達而嘯到者亦

不窮則愛可流於不盡其有顚倒而易置之行不始不存侯之遺未始不晉於中山也夫祖孫相遺以及世世傳爲不易而使其曲裔懷思于不已哉政可繁而葉茂川移而陵改于如在而百世之下可使精神血脈流貫而端息呼吸猶相通耳里巷之歌老幼之泣人爭尸祝之至有五祠此其政之遺也今五年後父老追其遺已庶矣柄弊供今岩炯爛已麗矣自門及堂自堂及廡及奧室已絢矣而後之形不可久于形家不合復遷爲高閣以障飛甍連楹如峰如岡連甍近時復繚一僧朝夕糞除持膏火薰香置田十二畝七分以給僧薪水糞夫民之所愛若財也若使此僧遠以果報自身子孫受福民未必拾卹有若忘夫亦無幾耳而計長久無遠智過若不各於貴財此則庶

無弗晚春月行之而可通三年用之而弗盡百年留之而有餘豈必有一縷一粒一教一令之遺以惠之哉而亦未嘗無所遺惠即天和地德不能有加于是今鄭國故墟猶在也僑之田疇溝洫與其教訓閭閻以及耕織之業皆猶受僑之惠否鄭之民其安土而樂故墟同在否鄭之民其安土而樂故墟同在流離辛苦者猶能引僑之俾以庇于不替否然試問鄭之人于今數十年之後有不心戴僑之愛者即非鄭而鄰鄰嘗哭楚寢宇內古今亦豈非無可紀而其愛不忘有一念有懷于隱憂如慈母念子愛其憂樂其樂之見之大之計而百年必其可行者即其人求其嗣于荒廢斷碑亦復不少且有與其人俱沒沒者則政不可折必至其可行者即其人求其嗣于荒廢斷碑亦復不少且有與其人俱沒沒者則政

之愛所遺也不然若之政雖在而歷五稔更置二令數易代庖其中存廢已不一善澤之流而幼故寺遺糈欲宜其舊而力又不逮民幾不見公政矣其又誰爲庾留不朽也矣之善政詳在光祿王先生之碑陰所不具記中山四民論禮敢嚴非諸邑比二百四十餘年僅見之廬陵賀公劉公安福傅公南昌陳公皆余里人今嘉興徐公爲五其祠自豫章徐君始一人而五其祠則自嘉興徐君始也衆推省祭吳應舉復葺其事而嘉興孫君應傅與君仁皆奉俟之遺政者闔之里人今嘉興豫章趙君應和能葺而新之諸君始重新其祠自豫章徐君名豫章徐君沐侯之遺澤所留於雪龍堂間者侈并良彥記授孫生謀書之時萬曆三十四年歲在丙午孟冬之吉

徐家橋記

熊　坊

厥物各有主而失其實幾何而不沒人之善哉竊靚遺其主而名必顯實備遺其主而名必顯實備遺其主而名必顯實備

重修廣嚴寺記

焦竑

廣嚴寺重修者何迪遷居民續香火視聖壽紀善緣而所廊廡祖者也瀕邑西北隅崇賢鄉舊自唐昭宗天復二年癸亥創剏名曰儀成制未鴻也繭據江南境中殷富住持師玘遂大其制沿及宋英宗治平丙午改易今號歷四朝南渡建炎中遭李成一擧而兵燹之矣又更三朝理皇紹定間寺僧号遊犁然鼎新厥後代有補葺歷久又不免陵夷計從來七百有九年而一旦忽令其廢隳乎是歲比丘有海秀眞寶者叩之鄉丈人凡祀典屬處又於中有以首事爲已任始終貴多所新構曰不啻其成者不恢弘其故且出餘財凡兩越寒暑竣事告成觀者賞心處閒客邇其處闢人授簑請之則余友潘君汝禎若霖者爲茲寺乞禪文來也具以始末云云余於斯也今更余偶來田間父老之繼今之繼昔也至引入善門則在人之頓悟思真丈夫而名廊廣也嚴者莊嚴也而不必繩墨其法故人人無定相而心善而不必繩墨其法故人人無定相而心莊嚴人人自有其廊容則何念而我即無我無界不遊不住如不入之教又爲歸臨之潮云余

永壽寺記

徐良彥

蓋以勝幢高揭湧滄海之金輪妙剎崇開麗層霄之珠網崢嶸群峰之秀呵育王移自明州岩巉壯百里之雄那揭羅傳來東國已千花闢藥四樹成行明星在牖若多遥瞻而稽首卿雲承庵天龍旋繞以來皈德斯標矣績斯偉矣換歐自興畧可指述原夫潮水者蕃都之三補邑也壤接石城氣分鍾阜中山創峙開莽社于西周瀕水紆迴洗甲兵於吳楚墳何纍纍慕羊

左之斷金瓜已離離吊孫鍾之埋玉攬方輿而
搜人傑則三吳不系宛陵拂苔蘚而讀殘碑有
雙劉見稱魯國至若乾坤再掃日月重光晁太
冲儛國殞身夏卿並烈韓獻子存亡繼絕滨海
爭輝斯皆山澤効靈洪濛蘊美控千溪之巨浸
湖泛胭脂襟萬壑之連岡壇開仙杏龜游虵繞
疏筆海於迴塘樹文旌于坰野可謂
天作昇翰帝賴股肱矣祇以沈沈沸流往而不
返瀰瀰大勢滲而欲虛鎖鑰失金湯之固堤防
非土木之功雖青烏之談華然已塡通隔之耳
乃黃耆之憂方大實棟在位之懷議建者不一
曰殿閣曰樓頭曰造像何窣堵波最勝之因既
上下之貲同致金錢之竟集其捐資師屬吳君
煒李君允元王君善道趙君應和林君汝也鄉
之紳光祿卿王公守素行人楊公元老城令王
公名登萬城令名彰憂山令名
武公光賜陳公良輔文煒
胡文明張義漢施一麒丁煒許一元毛應奎輩
百餘人也太學生徐思義楊邦正蔡鳴暘沈元
龍吳雲鵬輩也省祭吳應舉王希仁李茂春蔡
校黃衆龔應龍蔡遇陽陳文茂輩三十人也鄉
之民姚季息熊子成嚴守義守信蕭濟錢久積
經可遺呂仕元楊邦傑張應宿輩婦段氏千二
百人也四方之賈楊本魁楊本仁輩二十人也
沙門廣德定性分領數衆也其後先所費則二
千金有奇也其創興則丙午年二月望日其落
成則丁未年十二月朔日也香璽星柘繪此土
爲祇園綺柱珠簾畫中天爲塊率蒼烟晨合霏
霏鷲嶺梅檀紫霧昏遮點點獅林燈火鵲思貫
頂驚弱羽之翬升鳥獻名花恨剔風之吹墮由
是馮夷渭而王肅寶庶慈宇而潔廻長弘七
信之力接法流而環向益增八地之心彰分符
是用欣從善事玉帶作千年之鎮敢云再世黃

海金容茂一掾之捷登待重來刺史所樂者世
出世法俱利尤慶者人非人等咸歸既遐貞珉
載增綺業標名永昌從俗所好爾辭曰我觀
大荒秦皇所厭葭郁龍葱應龍蜿蜒翔於九天
蜕甲而東維豐與蜂圍有其輔之茲爲首封遠若
雲崑近則列墀蜂圍水從聽此西維不規而玦
尾閭所通偏閭浮提如穴寫風是中有謀或
名德憂矣孤騫異代比踪百餘年來匪行邁或
迨予握銅長吏不德無移山力無煉石功衆或
啓予浮圖可成寧須岱嵩爰用財施爰用口施
施施無窮黍米錐刀破無量慳以終厥工瞻望
嵯峨浮雲不飛望於簾於時坐其間鈴聲徐來
滌予煩惊或以香薰或以明燭或以鼓鐘中有
妙理可弦可歌可醇可醴是宰官身一無縫塔
與多寶同我今就法以圓勝因以砭旦

中山修定記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吉旦　徐良彥

丁未六月既望日始旭永昌塔之巔放寶光高丈餘有白毫如散玉復如霏霧周匝旋繞塔覺倍膚遠望如吐花移時從塔東北門入聲疾如風已入異之復作佛宇并僧廡伽藍室水之湄如作放生臺其廡宇之材偶交立過不踰咫有鸛巢其上育子三四可俯而窺也觀者如堵亦不驚飛因作靈鵲臺益聞慧海無量極四門于彼岸慈燈徧照超九劫于昏衢空樹火蓮妙宴符之實相玉池金葉神現應之真源然而與義隱于三藏庸愚牽于八識業雲結影天外彌空慾海橫流津頭迷路但困戒習障難開堅密之營而祈祉應祥可解維斜之縛故因逝川之溺導之必歸緣愛火之炎引之以易捨遡夫中山巨麗瀕水泓清人有上皇之風家遺汤穆之矩然賢多隱耀民鮮素封欲以祈天因謀補地爰開坻墺建浮圖洴贊前碑無勞再述果之根維時天閒玄鑰佛現真空無量花生白

毫光放珠聿玉燦競麗日以騰空寶相金姿聳祥雲而直上既現圓光收耀法相迴輪似還風之便旋散祥烟于條忽田夫野老望之而目眩神驚鷹俊鵬耆嘆以爲寶洲金界所以者何寶法無邊花雨香雲現像靈符有兆澡池方石呈其孰能與于此爾時大衆各生歎喜益倡慈悲重開鹿苑鼎建鶴林其爲生也則層簷霞輝而靜深亦別有高柯低枝芳陰滿蔭青松翠栢二名狀也別有高蔭而隨風竹森龍而映日其前橫立叢駢柳杳藹依稀支提之界恍惚塊率之天盖不可一丈六雲驛雪齒甲分座靈晃威貌翕習同堂森羅聖容相金臂璃咽諸佛仰被龍華列慈容凌亦爲生如臨鷲祇高甲國盡相映蔭焉若乃廣座之間寶池曲岸孤懸游魚戀翻經之臺飛鳥繞肅肅風前皎皎月下

肅之域幕巢堂處共者膳以飛還良由大衆皈依眼前即是佛國一念之便海上可以鷗盟此則自然之神通亦慧因之不爽彦未聒生修深漸業隆受涯茲土叨作宰官敢曰勞民匪云爲茲山之領袖元僉諗傾背倡義則蘿草開林績則蘿草開林掌能入聖流雖曰荒唐不無小補若廻紀功勤之有斁茲山之羽翼其隨緣種果則王燮楊邦正等皆此山之眷屬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實起因者念念格則冥通信斯理之有斁敬含毫以舉事詞曰於休法寶鍵密關玄有感斯通無與不宣微言遺旨迎機導權法雨慧實徧現大千空香光送花香亦何存火珠光燦光明有根是玉毫光香非精非魂非水流花開天復何言鸚鵡舍利鴿玉化身靈鷲俯巢異相同因鳥衆龍參護法擁神

晤此物理即豁迷津於休中山洪烈揚玄津有枻正教攸昌霏雜獻花飛越聞香麗塔檀林慈力無量惟此勝壤山高水清金城玉淵左峙石濼清梵莊嚴崇拱雕盤山以增高水以增泓眷言福舍瑞既有徵丹刻并耀輪奐齊弘心樹叢生因芽自仍凡百黎哏禧祉其凝爰勒貞珉

以永傳燈

徐侯去思碑記

萬曆辛亥春月　顧起元　翰林

徐侯季良舉萬曆戊戌進士高第初授婺源令再被命爲深水則癸卯之十月也閱五年以卓異徵拜禮部主事臣人皇然若免赤子於懷謀挽侯之北轅而不可得乃衆建生祠以永其思謂余與侯同年也屬孝廉徐君文煒王君可宗以所載寔政錄來授余俾爲之記余益嘗有感於吏治之多方矣聰明才辨之士一旦釋之譽而亟樹之名以鈴奇燒剽刻綠之用多而馬頓于櫪畢戈祠罟之智多而鳥呿於雲滲而魚調於水其政事豈不亦燁燁耳其才豈雕龍繡虎之可出而顧不可測哉乃余視其上官譽之又不若其下之士民譽之何也水濡而火烈其寬猛惟泅者燔者習知之眠筵而占風嗅纊而徵燻雖得其似有不及膚者矣季良以瑤林瓊樹之姿雕龍繡虎之才游刃之餘解環節繇學懸魚留犢之餘奇見異使民畏若鬼神雷逮不及掩耳其行事抑何薰然仁慈視民如子抑搔之呴育之之唯恐其或傷而鰓鰓焉與改折革磚差除鹽梘創水口扞圍周矣釐蠹則覈兌運清會計紬老人編魚戶狐丁田併條折嚴鼠之穴窖矣恤彫敝則疎比限省刑罰減勾攝裁賤更養疲癃風俗則敎矣郤婚嫁約鬬騙息爭訟禁谷矣賭博

村增贖重遷塋掩齒骸罪溺子女濾醇散樸之俗一朝返其初矣寬有罪則明宪獄撫重因清囹圄戒僚吏以繁刑而桁楊接摺者人人游福堂矣興教化則修學校勤校課諧齊太卿之遺墓薪樵之化洽青衿蘋蘩之信黨戍封左伯桃之遺墓薪樵之化洽青衿蘋蘩之信黨通黃壤矣念無日不注民而已不必尸其名事無一不瞻實而外不必鶩其迹蓋讀錄中所書人霑被而尸祝即古所稱神明之宰且遜德高大季良今且斯心以任事異日者澄清四海銓敘六官之上贊天皆子加意元元毋使浮濫之蠹加諸功實之時此物此志耳夫溧水之祝寧有既乎故植碪累甓以論小哉以九秉以實大者聲宏畏侯後之考循良者愈崇者其基寔也寔則積下矣晉擢爲侍御史待命闕下論赫名徒用鈞奇者同日論且遜德書事名其尸

夫浙之多賢
自古記之矣

渭水鼎記

規永永也予將請易地于諸臺子行視地焉周
君視地去倉稍東而得大阜曰洪藍埠高平廣
衍風氣龐固居民千家夾之爲徽宦百貨走集
之所周君樂之聞于侯而侯曰善立奏諸臺皆
報可于是里賦長與有田之家一日群相告以
爲是舉誠就則去隰而原吾永無虞浸有于家
溥利哉其人自爲計幸無煩官帑也則里出金
運艘魚貫列埠下恬嬉無虞諸艱不均仁人之
金視歲賦二十之一鳩工視里營材視金首事
者與荷畚鍤而協而守吾永無虞盜垣楹再勘
無虞費今而後旦持籌而久安枕何異吾廬而
永其遝吾于家
君且規制爲總門八以列出于墀輪粟者直輓
而入致粟其厥交兌則各以厥次胥令而出粟
益陰用兵法什伍之軍民無由溷者歷墀陟崇
階有堂俯之翼爲廡爲高而其
[illegible]

溧水縣志　卷之十　七

能植藝其可以屋者而爲屋十有二里賦長
食其中無傭僦費去門左十丈許爲城隍廟形
家所重下臂也役始九月朔益四旬而竣事然
事甫竣而侯以奏績最而恤軍保定則旦暮皆且脰轄焉爰具顛
績最而恤軍保定則旦暮皆且脰轄焉爰具顛
終屬子紀其事夫子不佞襄從司馬大夫後而
知六師待哺蓋不啻急故折鏹之請侯當殷殷
焉而卒不能得之諸臺勢固爾也然粟與鐵寧
遠甚而願鏹易粟非賦難而長賦難苦倉庾之
未便耳今侯惻然一太息才周君而任之乘時
藉利因民之利以福貽萬仝之
規啓乎夫國家正未得侯輩數人耳歷九遴而
蘇萬姓寧至掣肘無畫哉侯名懋中宇建叔山
陰人癸丑進士侯爲溧令三年他所建賢多盛大
舉名公卿修譜而敘述之前所約免法十章諸
臺檄而刻之石周君名書崇德人政聲亦藉甚

漢將軍開公廟庭徧天下幾與夫子之宮牆大雄氏之剎廬埒矣而宋崇寧以來稱號代更崇隆日新要非極其至者關帝始之也中山之境玄宮梵苑所在肖像公民間家家懸祝公像而通邑虔供尚無專所非所以昭帝靈也往者遊行郡邑每覽山川情性其所回抱分合間形勢有所未周而風氣有所不固則必有神聖行宮傑然聳出其地以綰轂而扼錮之者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寧非其一端乎癸丑之冬視中山篆公餘眺覽見邑治地脈蜿蜒南來兩水翼之磝前令徐侍御敭塔良有以也廼大環而西北一隅獨無峰巒突兀可爲門戶者泰洼東廬西橫遠嶂四合若堂廡之重圍而已徧庵其中鼎峙紐鬱庶幾聚氣而水木西北去流而西嶼卑衍綿之以繕輸助者亦不謀而同也遂解紳文學相視莫逆屈指乎木石甃爲一方庇邑之資學博士蔣君精堪輿家言則爲定其新址背壬也面丙大山當前如屏河流曲曲至自艮巽而後繞出右有迴環如帶而朝貌定在門左右爲廡中爲堂穹隆爲前爲門左右爲廡中爲堂穹隆爲前爲門左右爲廡中爲堂穹隆爲前爲

重修儒學記

五年丁巳十

顧起元

先師其建漾水之有學也肇始于唐武德之祠在古崇儒坊國初仍其舊設官蒞焉嘉靖戊戌改建邑中閱戊午再徙而爲今學漾水巖邑也舉爲多自洪永以來應弓旌而升者惟茲俎豆弦誦之地官師弟子州萃羣處六十年木石之材久而陊化丹堊黝漆穿櫺頹檐陊極矣董侯之筮仕而來也首謁宮低回久之顧謂博士弟子不一更張是誠在我時勿可亟已日乃孚再閱期月政通人和惟彼民功罔不勘而侯以入覲課上考奉璽書協謀請於撫臺龍溪王公按臺武原駱公學憲蔣公檄下縣令修葺所治矣乃大力爲之還彼民功罔不勘而侯以入覲課上考奉璽書協謀請於撫臺龍溪王公按臺武原駱公學憲蔣公檄下縣令修葺所治矣乃大力爲之還

漢水縣志　卷之十

漢祚終衰隹中山一泒公爲漢臣戮力王室生平忠義固出自然顓千古而下猶殷殷我皇明山川形勢寔心衛護金陵之肅邑帝之靈爽不偏寄茲寔也藉結金陵并以衛漾水之金者亦與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爲精神峻絶丹嶂乎大哉何以故雲開宛彼重關奠以公侯條王以帝在靈爽於昭盛壤與敝云何以故尾閭若洩爰奠以公侯條王以帝在靈爽於昭盛壤與敝云何以故

邑侯月沙張公祠記

孟夏月天啓四年

翰林 顧起元

城徐公咸躋若言發帑爲助於是峙材鳩工戒期藏事若殿若廡若堂若齋辭宴從隆華礎爲成至誠所通神鼓人僊有蘗弗伐速速子來自秋涉冬舉者彊半適人履茲後以治行興等調繁心後晉陵簡捧檄而東睠言舊壤適侯於獨慮洪侯繼之緒成廢替定於前募衆智開於蘭心先叶歌魯頌于頻宮無祿即世攝以蔣君之琴奏允諧畫文翁于君益違天室自春秋享祝講敭趨踏微學可扶流風尚遺履茲後以治行興等調繁心後晉陵簡捧檄而東睠言舊壤適侯於獨慮洪侯繼之緒成廢替定於前募衆智開於蘭心先叶歌魯頌于頻宮無祿即世攝以蔣君之琴奏允諧畫文翁于君益違天室自春秋享祝講敭趨踏微學可扶流風尚遺

焞等戴侯與蔣君之人會固有待而合耶邑士武舉紀也差次其事謁余以記余憶宋馬端臨有言古之吏者德行道藝具爲人師故發號設令無非教也泰漢以後政教判若兩塗棄詩書禮樂無迪之者甚厚有司或不務惟事申飭功令一切繩以科條束以刑名急筐篋刀筆之細不足以風勵士習而從簿書期會之上深惻士習之渝數詔執事廣德意一切所以引之大寔恒心豈其上貴之若珠璧而甘以死孱我泰之前聞也俗吏急筐篋刀筆之細不足以風勵士習而從簿書期會之上深惻士習之渝數詔執事廣德意一切所以引之大體侯與蔣君之懇懇偲偲以奉其善教得心抑何不瞿然學古何獨不知大體侯與蔣君之懇懇偲偲以奉其善教得心抑何不瞿然學古何獨不功士游期息斯出入斯鄉風而敢有斁志昔何武之刺揚州也首建學宮故去後常見思爲漢名臣以今方古何愧焉然士之待上而興也貴之若珠璧而甘以死孱我泰之前聞也俗吏急筐篋刀筆之細不足以風勵士習而從簿書期會之上深惻士習之渝數詔執事廣德意一切所以引之

俛仰諸石以章厥伐垂示永永是乃昭晰初終不獨工始于二月葛層丙辰之七月二十一日乾于丁巳之十二月初六日董侯名應昌四川成都人洪侯名贊宇福建晉江人癸丑進士他如縣丞楊彩鳳主簿姚時俊蔣君名懋忠浙江山陰人丙辰進士典史楊仲鼎訓導羅應庚賈崇祿皆協相厥事樂觀成功者也例得附書之

十

溧水巖邑也隸應天稱神州之赤縣距留都百里而近令之政聲下卿大夫耳目之士甚易以是亟褒顯公以風有位乃先以溧水爲大夫而外御史中丞若御史署公上考聞于朝者歲月相什數皆得以職相恣以故邑有善政聲上騰不以事多肘掣獨行一意爲難若崇朝而徧而或以賢者居之則仁聲易達長才亦以自見有若登高而呼者潼川張公之爲溧水也凡四年中若大府奉之若神君而戴之若慈母被其延接者如坐春風而受其覆燾者如仰冬日吏飭于庭農勸于野士興于庠商旅歌于市于徐謠誦達于四境之外大江南北課馮翊扶風之理三善六條公輒而不得則仰而籲曰天忘我耶使我邑士民禁不得長有以自貶欲再睹公姑待四年中考大府之署知公之任公首應召入朝拜南山臺省將以次備公卿之任公蹈溧水者而公之治行遂爲衆相檢括治未有踰溧水者而公之治行遂爲赤縣冠今天子御宇瑩精吏治選取循良置臺

窗草盆魚悠然在目余甚訝其布置之奇而成功之速也退食之暇侍老母閒行於斯洗竹澆花鋤騎理稗愛日之餘觸物有會亦可以茂生機而消名利場中一種煩惱致比昔人以湖山亭三楹軒豁精整以及山石花卉愛了公事哉有有之屬費可六十餘金余以俸補揚幕余行矣愛屋者及其烏來之主是亭者幸時爲修葺之聊識數語以告後者楊幕名仲鼎豫章之樂平縣人

重修溧水縣城隍廟記　天啓四年　張錫命

高皇帝定鼎金陵之二年與天下更始詔禮官一新名號命辟臣擬制文以頒之各縣城隍之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普著佑則福澤溥施云昭人在上百神效靈載在祀典所從來久其以中山爲陪京隸屬高皇帝宸衷之比鼓寔憲式之共圖職以對揚天子之休命者乎神之一也

一又以共暇禮週士夫延接三老問民疾苦尚慮不免宴閒泣也乃彼蚩蚩者眠食起居相傳都邑城隍之社稷之謂其土木居士而尸祝之鑒察我則其事近怪而不可訓以一方也

彈聰竭明刑以弼教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故相傳都邑城隍泛不可考多如夜半宜室語獨是溧水所奉者爲唐防禦使自府君在長慶二年贊畫裴晉公攻討淮西軍功得賜緋魚袋善政忽夜夢以勤民俾陰宰此故猶號心凜凜聞孤寒疾痛未嘗不嘆恫夫牧監閻父母而獨呼天呼父而若有所陰陰君市駔豪猾不敢動府君之靈爽何如弁髦哉夫世所爛能事無過畏威懷德而止然其政與

二年贊畫裴晉公攻討淮西軍功得賜緋魚袋善政忽夜夢以勤民俾陰宰此故猶號心凜凜聞孤寒疾痛未嘗不嘆恫夫牧監閻父母而獨呼天呼父而若有所陰陰君市駔豪猾不敢動府君之靈爽何如弁髦哉夫世所爛能事無過畏威懷德而止然其政與

除令於茲多惠政忽夜夢以勤民俾陰宰此故猶號心凜凜聞孤寒疾痛未嘗不嘆恫夫牧監閻父母而獨呼天呼父而若有所陰陰君市駔豪猾不敢動府君之靈爽何如弁髦哉夫世所爛能事無過畏威懷德而止然其政與

遺言曰我其請於帝使茲邑水不停宿火不延二蝗不入境即此數語府君魂魄在千秋萬歲猶應福此可知溧之人迄於今日誦神號心凜凜明威無不曰我白府君下在何夫牧監閻孤寒疾痛未嘗不嘆恫夫里嫗一切暑雨祁寒市駔豪猾不敢動府君之靈爽何如弁髦哉

人俱往即欲舉其姓名已失之矣未有以生前之膏雨秋霜爲身後之洪威顯福如響應聲如水行地千百年如一日者也予以戊午令溧冬初以輯瑞行旋聞府君廟災棟宇爲灰獨府君端坐如故異哉豈類富長者於火宅中遊戲三昧耶及歸而邑人以鼎新請余首捐俸爲倡邑之鄉紳士庶踴躍歡呼輸鏹如市甚至晨炊不備之家亦手持數錢曰吾資府君寘福以是不踰年而功告成府君神宇刻畫莊嚴如沐浴方新振衣彈冠對之凜凜生氣殿仍舊制而軒廠華麗過之後寢殿易而樓創未曾有登而四望把爽來薰飛雲捲雨與嶽恩閣後先掩映樓之後有亭崒然古梧麥秀稠香林影亭亭可以省農臨其上傴僂甘棠之蔭山翠時來几席可以憑目盛德自蓋取昔人覘首之意也余不文敬述其槩如左而系以歌曰

有一私一言爲溧人告者夫吏之良神之明其直道無私也爲厨而降福者必非良吏爲君亦陰人非無鬼傳供帳而見色者必非良吏爲君亦陰人非無鬼傳供帳而見色者必非明神憑吊識不忘也余不文敬述其槩如左而系以歌曰

肥遁而降福者必非明神爾邑人謂是煌煌靈承厚神之不忘縣士自有所以居歆者在其恪恭職母亦仰質瑕祖不忘豐鎬之意毋敢隕越于下以爲俎豆羞爾民惟是奉行六諭謹凜三章無人告者夫吏之良神之明其直道

鷹聲香來昭格爾邑俗樸而民有其犧牲神爲良吏爾民之受顯佑於神也與國運無窮賛勒之石茲不復極可也是役也經始於萬曆己未之孟夏落成於申仲春無浮費無耗蠹巨細有紀收支有籍予來共事者例得備書邑人以將事募緣疏並督工協助諸姓氏與夫錢穀大綱而先

義終事之民也樂爲之記

溧水周士倉記

嘉禾少司馬徐公令溧水來歌何暮去咏甘棠若畏壘之庚桑尸而祝者蓋十萬戶云家居久復召用爲大京兆爲溧民奏折歲漕垂賴百世士民無貧富咸食其賜已又加惠士類捐俸置田若干歲得穀百石以贍士之貧不能自給者倉儲而難其地且慮典守不戒鼠雀爲憂從邑侯共相度得明倫堂左齋一楹重葺而甃之歲侯貯穀其中量士之貧者不時給散立循環二簿上之府以備稽查其學官司筦鑰吏書掌案牘而已秋毫無所與者爲則余惟子產爲衆人之母惟是雖田疇教子弟遂與誰嗣之歌今徐公去溧二十餘年矣猶惓惓顧復士民不置歲省漕米以蘇息窮民尤令貧士好于而家敝古遺意其庶幾乎然則禹甸其教不已備乎

許用卿教諭陽美人

溧水縣重建惠政橋記

鄭洪燄知縣

溧水縣治東門一帶地當東南諸水之滙河流較諸門濠廣數倍而溢爲激湍爲類歲久先是嘉靖十七年前令曾公募夫卽舊址增築之董公議修未果卽舊址增築之董公議修未果卽舊址增築之董公議修未果

重修壽國寺記　宋禎　明申　吳鍾　大學士

予嘗泝彭蠡而陟匡廬，覩偉觀特天下之大觀也。高僧所聞，騷客所游，咏矚清詩，建驛太乙之巔，宛在其側。亦生平一日之願，攬葛而躋天池，顧天眼之屬，啸歌以為古今名勝，而縮世界於咫尺，其跡可與據梧揮麈，幾滿山谷。遡年兵燹之後，封鉄瓦而深懷古昔，望白雲而永思盛事。即崇禎庚申孟秋，與僧子廣，將之不能自已，遂扳藤而往。倒景之下，多古刹，其前則靜安之遺蹟，而心谷禪師之道場，其後則古拙之舊蘊，若斯山之有寿國寺，唐咸亨年間所勅建，介紹者廬山鎮兵扳潛跡中山，造訪焉，始知江左相傳為東邑人，與予有一面之緣，致慇懃而不得，體憔悴而猶存，喟然嘆曰：因四方人類之空無之蘊，若斯山之有古刹名拙，最久從此悟道嗣後，僧古拙燈傳心谷，蜀人也。初山仍有夙契，諸檀越虔心敬禮，願捐金修葺，廢古拙行見宇宙盧山非師不能為之開生面，優曇語錄，心慕之游東廬山，寺興廢之數，即山靈亦有所不能自主耶。

其杖鉢異日折蘆西歸儻至匡廬修復遠公之業予行將於此巢雲松願附陶淵明之例相送

重修洪藍埠糧厰記

順治甲午年　閔洪魯　知縣

溧水去省百有餘里溪流潔遠北達秦淮春夏山瀑奔放則河渚泛濫擊榜蕩槳不礙舟行然止容小艇來往以代商旅遵陸之勞至漕糧運艘必由大江達湖口計程幾一二百里紆道而南始克裝載非秦淮如綫之水可利輓輸也故溧水建倉必于南界逼近石湖而後可濟始則設厰於水陽水陽者石湖之南涯也受兌雖稱稍近而輸糧之戶必絕流前渡舟艤煩勞非祇陽侯叵測慮厄于波臣而湖藪藏奸崔苻之警更可寒心繼又改建於梅梁是爲新倉口地實屋而處無幾室廬亦傾舳艫相接恃勢雄行軍民交搆幾釀不測之憂于是又議遷洪藍埠自輓運來至此已三更厥居蓋宅山陰董侯始其事也埠去邑十有五里由支河達湖潴撥運差不甚遥里民便之遂受兌于此相沿垂四十年弟歲久不葺行署蕪陋倉舍敝漏廬嘗值開兌時官旂領運至止上漏下濕既慮穿墉之害復深風雨盲風不聲何以貽安余目矣已蒞事九年竣兌之後徬徨顧慮思切苞桑自卯塲工庀材而董治繕葺之程民力捐俸貲增所不足建所未備地者使整飭者使完風雨既除鳥鼠亦祛棟宇繩密國儲實嘉賴之邑北鄙栢塘舊更置一倉積貯南糧然有名無實往往爲豪強之戶獨據便宜雖報輸糧而積貯之米十無二三惟希折錙以圖私利余稔知前弊遂撤栢塘倉舍而統積于洪埠俾豪戶利便之計無所自逞至廬鼠竊之徒

苛求橫索之弊刈鋤必盡滌剔無餘新厥并新厥令昔之侵蝕而贅贅噬民者今可無憂矣昔之頻敝而耗損是慮者今可無虞矣民曰室之罷庾之力也孚之除侯之惠也安侯既溥澤於前明府復賙嬴於後而恩施加篤焉德敷功懋情惡能已遂謀合祀而尸祝之民之志也余滋媿矣

溧水官塘新建永壽庵記

李　翥

出世者貴禪理貴其空住世者尚儒術尚其實貴空者薄世法謂其廓而無當是皆泥迹之膚談非玄同之法謂其競而多累尚實者薄出世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治方內綱維三極經紀萬靈所開豈渺小哉釋氏乃空一切悉取山河大地而幻之是儒者所貶然天下之道惟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由寄不有其空實何由實故曰實明空空實雨忘始能空之而後有之空之而立之若泰山厭而後元氣淋漓而出空之若炙轡儒者秉理觀化蕩煩囂跳於陰陽之外而立於杳冥之所以空爲實實爲空斷見而淪於死生者乃能爲釋故惟性空者乃能爲儒亦惟行實而性露是能仁氏之寶也此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不知有爲之法從無爲起天地萬物惟其無極者空也釋云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絡綴蹊而空存擇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儒曰無極而太原同也儒之用處本實實實

不逮也因述其生平所見以壽之貞珉應俾欵啓之子不得輕以儒訾釋哉是爲記

乙未

重修城隍廟記

順治行第一白謂子孫奉嘗守治行第一白謂子孫奉嘗

昔朱仲卿爲北海宰治行第一白謂子孫奉嘗守治行第一白謂子孫奉嘗

我不若桐鄉之民甚矣廟饗尸祝之不易也

溧之白府君名德寨亮勳伐燀懋尹於溧而即

祀於溧生著慈惠殁仍保障自唐迄今歷年幾

千百年所宜其薦馨俎豆棬桷嶙峋於茲煬赫赫

云歲癸巳夏杪余奉

命莅中山竊慮翁卿在前後非君公誰嗣此無媿者

實惴惴儐轅是懼乃歲復不令旱癘肆災受事

之三日即榮祈步禱齋宿府君廟中肅謁之餘

週眎殿閣亭廡間見二三耆老董役鳩工爲鼎

新計余曰天方示屯愆陽見告何亟亟庶幾爲

抑聞之祭祀輟懸馳道不除古之令也以禮告

孔棘之日而葺治是圖恐重拂民亦豈神意也

耶耆老前晚請曰君侯不聞乎今之明神即前

自匡廬而建業而三吳南越以暨海外

名山罔不崎嶇而跋涉焉其間隨化隨施即修

即證蓋已百苦備嘗矣如是者試拾載木落歸

根仍投瀕上乃卓錫於邑東之官塘官塘固孔

道而去邑甚遙素未有香林精舍凡擔瓢掛笠

之徒每苦於無所棲泊上人惻然思欲闢除片

地以結往來之緣適有思賢邵君首倡募地而

繼桂馬君時傑謝君糾諸善信各捐資助建遂

成一法界凡紺殿精廬杭田茗舍無不具焉或

曰上人習空者也凡此有爲之業皆空之所忌

也上人曷以蹴躋而爲之識者曰此政上人

之所以有得於眞空而不流於斷見也何也使

上人自了一身亦焉往而虞困乏而殷殷以延

接爲心者亦儒者立達之旨而非廓而無當者

所可同日語也締搆落成題曰永壽乃劉豐碑

其側而自驤焉君思繼先君之志以與余爲

好爰匄一言以勒不朽余以隱庵上人不遺

勤

冬

宴

以

父母也府君鳳殄大沴水火不災蠭蝗不入其已事矣豈以旱虐重困我民今之率作興事聿期炳煥正崇曩功以答舊德報也卽以祈也余心識其言戒母輟事時富者捐金貧者協力踴躍前趨共襄厥成用是觸於目而愾諸心念神以湛仁滲漉奕世而後猶能鼓舞群志殫力奐三耆老董率益虔修愈力輸金者無靳資效工者不惜勤余亦捐清俸以佐美舉但見毀者以完敬者以正勤堅若茨勤丹雘自殿閣廊廡以及門楞亭榭穆以華麗煥其相緻如雕璜居楹鏤金飾桷閣之前復構勅樓一座牌煜巍寀輝映前後於乎休哉是役也崇明德以昭信光豆登以章禮協輿情以敦義沐商霖以示惠四善具之月閱兩期有之靈也若府君之隆典備諸傳記詳之嘉蹟懿行與夫褒封寵錫諸耆治其所有事者如此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以迄有成則耆民馬自驤厥勤居多是爲記

新建溧水縣堂記

李蔚

粵攷古天子布政治下國亦必於堂堂之皇之而後觀聽由之肅德義由之生不然則上慢慢則凌不可以政故上之臨下之本上均弗可尚也吾溧水雖彈丸邑昔爲畿輔號曰神皐亦有天子之命吏莅而撫之容襄處哉邑之有堂自昔然矣維明堂其制甚都豈以崇鉅麗統體攸係云爾下此牧伯令長代天子分治下國亦必於堂是崇所以敬宣天子之政教弗可苟也矧俗非貴巢難遵茅土哉我翼翼

溧水縣記

國家初定江南舊令解經去新受事者以吾民之淳悫四境貼然一意拊摩防禦不設遂爲外寇所乘堂宇蕩然燼於一炬自是茲事者率坐兵礫間翳以葦簿更閱三君弗遑興作也順治癸巳大梁閔侯來宰吾邑質仁祖儉懷古濟時望之肅如就之燠如不旬日振其條綱大飭細釐百廢用興工曹掾因堂堂者出政之地非以新堂之役請侯曰弗可堂之本也今百室未寧流亡自庇何速歟閱數時既勞既逸其田廬者廬澤鴻無噭爰返其居掾復以請侯曰弗可將焉出勢苟可爲今日吾非旅視官而蒞且衆志未孚縱事非不虔而邁視堂也懼爲公私耗耳前之人寧簡陋自安而侯諸私庾既盈公賦悉登于民賦之先入者設賞以勸諸神易戚而愉轉枯而腴上迫及期堂何弗治掾亩民有艱侯則力而謁諸上憲喜頓年壤於荒基民莫不室家完好而父母吾民者獨風雨之不庇實邑之蓋且重吾民之不德也曩之不治非貽害重煩百姓故民益感之因與父老共議曰吾民莫不室家完好而父母吾民者獨風雨之不庇實邑之蓋且重吾民之不德也曩之不治非貽害重煩百姓故民益感之因與父老共議曰吾民之不忍而私科病民也嘉侯之能得衆也允行之侯廼聽于是上臺上樂民之好義且嘉侯之惠吾民之飫之燠之亭之毓之故吝之詘于時耳今侯加惠吾民

春陽熙熙斯堂沛之矣之德與堂俱有永哉然相繼而居此堂者嗣我矣勤宣之德不可忘我矣作新之功邑人曰是不可無記屬余筆焉余以矣之惠政鐫石難銘茲不具紀紀考堂之初末云爾矣

永壽寺飯僧田記

閔汎撰

中山永壽寺之建也在昔豫章徐公若谷莅政之年去今五十餘稔耳故前志不載徐公精形家言以溧城衆山環衛而闕於乾隅東南之水直走秦淮不稍停蓄故秀氣弗鍾民用孱朴爰捉其勢俾蜿蜒而瀠洄於茲因作浮屠於北岡立崇觀雄鎮一邑齋寮香積無並營實刹焉之不備鐫石而銘之紀其靈異美厥成功今可摩而讀也寺舊有田若干畝益衆信置以卧僧者歷年既多爲壞教者所鬻田既沒而寺因之名僧道寬卓錫於斯師泰州人夙修禪業廣歷諸方澈悟宗源登峰抉奥其後從龍池大和尚受衣焉當受記之初曾矢弘願於我法戮阻之地宣以其道緣請吳中迎永泰模禪師建以主之揚開誘念東土自大江以南上遡楚蜀下迨甌閩諸方法侶曾不畏糧而遊獨溧俗儉嗇不尚浮屠法故入瀕水百里而遥雖有華勝開福諸古刹然雲水孤跡瓶鉢無休憩之所似法緣之有待師乃與酬前誓遂應此請欣然挾其上首超璉超乐與衆俱來揆寺之初建適師受生之年固非偶也比至止于右廡敗屋數楹風雨不蔽庭有奥婢厨無宿舂室規幾狀良用嘅然因與弟子菴除葺塾於是一方善信緇衲高流聞風雲集師開堂廣納無間來緣處處之喫矣余承之此中間師名德行于務閒之時數過丈室雖不能謬附支許之坐聊托塵外交竊聞瞿尼餘論師上接祖燈弘風遐暢參學

之徒恒有百輩而應器常虛伊蒲靡供余甚媿之寺之西偏面塔而啓者三楹祠文昌於中亦邑人所建爲士子據形勝而攬英秀者也庠弟子每朔望赴寺展敬文昌余因得時與會集爰謀之諸生曰永大師闡宗風於此地道高而行苦叢林既開樵蕘不給而邑有義田徒爲奸劣陰據而坐飽焉甚無謂也若歸於寺上以資文昌香火之需下以給衲子焚修之供不爲愈乎且爾邑之有浮屠非弟釋氏之莊嚴實渥邑之盛衰矣今以田畀之豈惟弘利乎法門且永壯乎形勝與前人經始之志庶無負歟諸生曰謹受命當師之始至也與舊僧界東西而處處彼塵囂妨茲禪定余量給以資俾住持他所爰敎初未登諸石以垂久遠且示戒方來無替永師宗風而鬻田自廢如曩者并記田畝疆界於碑陰

閔汎啓

無想寺石觀音閣記

深水出邑也接之屬邑名勝實饒余未能盡展其勝概獨無想山距郡十餘里林壑幽邃古木怪石足寄怡賞最深處一寺曰蔣寂寥不知中爲寺也鑿折而入竹樹交羅古德時來至不然隱映嵐靄有無間松聲溪籟所經靡不懷洗其深宜歟昔歸禪樓之僧樂踈其遲深遊厥

芝山記

芝山在邑治東南七十里陵漂陽境遠視之隆然數旱也山多怪大者如獅象如馬牛小者如猿狖如禽鳥鉄鎖聚處即隱洞穴舊有人居人之入洞云今可數十武忽排空遷入穴數十武漸狹委蛇陡峻其上作觀音堆一霞一狀每一折旁引一門是門又變三四門亦

風雨不及可陳儿榻凡此數洞皆在邑界跨溧陽境者不悉志大畧此山洞連通誠爲榛莽所封或爲亂石壅塞安得游人如謝康樂之好事柳子厚之于馬退諸山則靈跡異境必標而出之不致隱晦爲幽壤耳又洞中最異者山泉洌濕泥水滴瀝疑汚人衣緩然入者苟不吉則不稍染又絕無蚊蚋之屬誠一邑之奇觀而舉記之所流罕至故莫紀其勝也晉悼山

贈寧海施先生敘

章曠

金陵有寧海施先生今之國士也長材短駕以明經秉鐸沔州余適爲之宰四歲叅秋偕服官之歲叅先生以已卯秋八月自虞淵以還光華雄先生蒞吾高深學

高亮如洪鍾觀者悚動郎余俗吏無刻暫服當侍教未常不前席忘倦也先生以已卯秋至沔值寇警震驚城守無寄賴先生爲我代庖民安事理言動卓然爲諸生式漸服以爲真敢時之才高理中安有此人無私歎服以爲真賢舉果徹當事撤先生署郎裒先生理郎一知所以治沔與沔之人恢恢有餘不數月郎大治沔之人爲然迺邇者碑皆實錄迺先生常語曠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所少者實心耳以實心行實政辟如舉蘇之地良苗自生不則雖上農鮮不滅裂夫實心者何誠也伊川之學一本於誠先生之學一本於伊川振鐸以此鳴琴亦以此蘇洌經術不獨教人爲然迺邇者天下災荒盜四起上晉吉事者且吉今日之世果能厭一民誠一盜即是真經濟真學問亟宜優叙其說亦本於實心實政與先生符合然則三黜之兆寧特昔賢而已哉施

氏中山望族世有明德余讀其家乘知
先生之爲定國也益又決之于丞云

孫處士少岡傳

蔣超修撰金壇人

君孫氏名爆字少岡江寧溧水人也其先出自孫吳宋有永明公避地得邑之梁津渡歷年五百傳世二十有一君生明嘉隆全盛之世家素封然好施予萬曆三十七年溧大水十二鄉圩民多絶粒者君捐資拯之達者荷橐近者設饘邑令朱君每給帖給貧民令赴君領粟者日數拾紙應之無纖微倦齒之色君今沒已百年矣君子孫什襲令手跡宛然如新劉令渡石梁設舟梁津歲時齎槥掩露齒此其陰德彰彰人耳目者飯僧刻經立庵範沸像猶好施之遺事耳至今溧父老過梁津者望其閭則肅然敬泫然哀曰微爾祖不得延命至此君年七十八子四孫見其子孫輒呼善人之後皆人之天功於活所民而下亦將代上以養民之國家竭財以贍饑寒也宰相不能日有司有司不能日有鄉里善道也爲宰相有司鄉里者可以愧矣若乃德滿一鄉不可以不傳

史氏曰仁人之言其旨蓄雲雨所以光覆燾施至於傚業然鍾瑞孚佑在東父子爲之後施於人者即其所以飲食於大者亦豈薄哉以予觀君能開國承家以及其子孫鄉閭少間孫君能敬予愛指其懿行有足述者今子孫鄉困乏民盈于萬指其懿行有足述者今子孫鄉困乏必有能振興祖武以大自天之厚報於仁人者此溧之人所共禱祀而求者也

賦

嶽懸圖賦

明　呂光昌

厥惟渠邑古稱瀕邦星分斗牮地出帝鄉鍾神靈之秀氣彼方陸我序之都邑偏於巽維元帥之禩名以寇恩之而揚御寇旣甲於陽朔於是都人士偏于表墟功旣旣旦陳答泉徒之風規族姓惟陳宇信厚之德惠恤洪雲之筆牘摩而圖之一

之姬玩賽四座之神攻大夫曰此熙遊之盛也請止於斯乎客曰巍巍魏凌烟山廻水旋滉高遠眺集翠中天東則峒峴棲鳳徊翔南則匱艗船曳櫓紫雲颺颺北則臥龍偃距伏虎姑靚妝五子砂湖浮玉石臼舂之璇蒼溪若繡丹井欲然泰淮瀆若古胭脂血鮮雙眼流盼九女爭妍飛靈壑之瑤淙噴神瀆之珠涓固取之而不盡亦覽之而無邊大曰此閣中之大觀也詎止於斯乎客曰紫雲颺颺北則臥龍偃距窗櫺曬雲歸而扃戶暝達吞晞烟之光近射乎夕陽之影鍾聲渺而宿鳥飛檝歌唱而遊人屏跳雙龙於兩間迅四時之一頃爾其垂千條之綿柳遠百囀之金衣爐烟細而遊絲靜幔風輕而乳燕熙妝帝城之淑氣殺炎棟嶸峨而歷昃雨握涼蛇於珠宮踏層氷於玉宇廻若僉井落碧梧之葉瓊樓芬丹杜之英黃雲遙橫乎鴈陣綠楊忽度乎蟬聲湛水天之一色納風月之雙清既而

蜱步四匝古弗彰櫬子秘思指廻移腸標盛闡狀馬彼敷振奢煙避高而起激昂而越日余聞四香渚若而流於後持莉麗而菜後止於茄唐蔣耐則穫伊者釋而驕以之蕙航閒之鞏飛鴛碧之義大哉居昔昌周酌早所明澍以翠泉而燈昔茲舶閒遊者愿開酌早情於芳

簷連石城之雲窗當大山之雪眼鳧起氷山之朝霞寒雞唱霜天之曉月驚画角之嚴聲聽梅花之弄徹既變態之無常實憑虛而奇絶大夫曰此閣也詎止於斯乎客曰閣不徒高有靈則標高不在形惟德斯馨茲閣也大德以為基以正直為棟柱以覆庇為堅茨以為地廣生以為基以覺迷為窗牖以愛護為垣籬以保合為門戶以引天倪垂浩佑錫鴻禧登玄圃納華胥寂再振恩重壞潘無今無古不傾不欹德與神明之默持今大夫俱至矣盡矣賓以加矣幹是客廼倒玉壺飲金露墨染瀕水之魚筆落中山之兎引

異桂賦 并序

彼赫蹏遂書之而為賦

濮水城東愛有古桂樹大異橫龍鱗虎跋傳自唐宋罔知歲年而露昔居原野今屬院庭徵今君之賞豈遊子之雲集得以詠歌是賦曰

見者也昔相如盧橘子雲玉樹賡目色土風亏何人斯敢頌所見謬裁短畎管見出瀕城之東郭倚河岸之平岡有逸姿之怪誕而異常植根株其屈曲挺柯幹其擾人形畫靜嘉森夏涼葉疎孔檜於岱嶽齊歐梨於峽鄉影流芳未日蔽烟午散交加低旗類昂肢人形既名即漢栢夷侵而榮茂鳥雀爭棲而變蒼顏酒泰松與氣稟風霜性不改兮手之駢指肖猿臂之一本儼爾萬樹團欒飛舞支離珍錯異觀體解拆皮骨崛強產直超乎阜塗種尤蔓乎桂陽題詩代而弗彰受雨露之澤潤敝天日之輝光肅穆先香並隨時以恒色花未日秋而共蔭豈番禺之十八樹匪芳菲而屑持玉杯兮改

翁在操鐵斧今吳剛思永斧欲所月今突
將不成林而猶盛信讒阻簇欲勉
斧氓如戈如戚如房如腰如
及全惡港爾匆急角
詩死罷苗翁之旌旆
甲乙庚癸之日之永
大碑夜思作之盛聚伐
合散之險制假豺
薄伶乎藏祥
堅之量長幸結鄰于
白

招隱於物皇珍
王

遊丹陽湖　李白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
起龜遊蓮葉上鳥入蘆花裏少婦棹輕舟歌聲逐
流水

自溧水道中哭王炎三首　李白

其二

白楊雙行行白馬悲路傍晨興見曉月更似發雲
陽溧水通吳關逝川去未央故人萬化盡閒骨茅
山岡天上墜玉棺泉中掩龍章名飛日月上義與
風雲翔逸氣竟莫展英圖俄天傷楚國一老人來
嗟冀勝亾有言不可道雪泣憶蘭芳

其三

王公希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
草悲來欲脫劍挂向何枝好哭向茅山雖未摧一
生淚盡丹陽道

王家碧瑤樹一樹忽先摧海內故人泣天涯弔崔
來未成霖雨用先失濟川材一罷廣陵散嗚琴更
不開

宋

過上方寺題孫鍾種瓜井　宋史彌鞏

孫鍾原是栽瓜圃客至嘗瓜圃其所不應司命降
從天至今人指種瓜處

白府君二首　宋趙傑之

卓茂當年政術優治聲終不侶賢侯顯幽一致施
仁化廟食中山卒未休

羽衣風貌廟堂新五百年前白府君不有甘棠遺
美政誰能香火至今勤

詔旨亭

盛世文光照耀紫徵星當朝帝德惟仁聖先代神
威最顯靈幾度倚闌凝望處四圍山色亂青青

釣鰲亭

天地分來萬古多鰲魚背穩駕山河亭前見說高
人釣池上那聞漁父歌四面青峰環秀色一灣綠
水漾晴波誰能掣斷黃金索終日持竿怎柰何

正顯嶽前古槐　趙傑之

鬱鬱高槐千歲過根盤厚土未消磨秋風吹發黃
金蓋臘雪飛堆白玉柯老幹參天雲護蔭繁陰滿
地日移那料應人物難同久滋養皆蒙雨露多

竹節亭

結搆華亭歲月深形如竹節俯山陰規模壯觀中
山景基業猶存萬古心窗外豈無猿崔淚簷前時
有鳳凰唫夜深神鬼驚聞處月下誰彈一曲琴

楚平王廟

周邦彥　知縣

姦臣亂國紀伍奢思結纓殺賢恐遺種棄卵同時
傾健雛脫身去口血流吳廷達士見幾徵楚郊憂
辛苦十年軍入郢勢如波捲萍賢亾國嬰難王死
屍受刑將隳七世廟先壞百里城子胥雖捐江素
車駕長鯨驚濤寄怒餘遺廟羅千楹王祠何其微
破屋風泠泠螿蟲陋香案饑鼠懸燈縈淫俗敬魑
魅何人顧威靈臣宼不虧主況乃鋤丘塋報應苦
不直吾將問冥冥

竹城

周邦彥

竹城何檀欒層翠分雉堞王封盡圮同有歲寒節

元

盧山

袁艮所　見隱逸

洗洗生寒襲苧袍笑輿一步一升高好山好水因
追謝新酒新詩擬和陶梅雨多情猶借潤松風盡
力不辭勞東盧重見渾如舊惟有霜華點鬢毛

適固城湖

袁艮所

北風獵獵聲黃蘆高掛征颿疾似驅一片好山看
木丁扁舟又過固城湖

明

過方正學故宅

魏　澤邑人

竹輿衝雨過庾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
百囀孤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

居是令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寄廬山　王艮邑人

薄宦風塵東復西江山憔悴敝征衣郵亭春色他鄉過戍馬刀頭破鏡飛雙節門高慈母逝三楹堂舊故人非相看不厭廬山面頭白歸來已忘機

題開福寺鈞香堂　王艮

玉立亭亭映畫欄氤氳日日報平安秋風鸞鳳音千里夜月龍蛇影萬竿四望眼空淇澳水數間心有渭川寬搖金縷玉清如許氷雪相看度歲寒

尋藕花道人　王艮

泉暘卻洒雨未落見秋山避世紛蘭佩尋幽扣竹

東漢碑　姚崇文雲間人教授

七尺貞珉奠厚坤中郎絕筆校官文龜趺負載千鈞重燕尾橫斜八體分蕩漾不緣沉野水摩挲重見立斜曛由來吾道天同永十丈磨厓豈足云

五鳳樓　姚崇文

鞏飛金碧耀清秋極目秦淮五鳳樓五鳳不知何處去長江依舊向東流雕闌臥月星河近珠箔搖風露雨收記得酒酣吹玉笛紫鸞飛過羽人丘

涵碧池　姚崇文

一鏡天開入望遥百工疏鑿豈徒勞秋風泛藻玄紋細春雨飛花綠漲高烏兔有輝涵日月蛟龍無

計作波濤我來醉倚闌干曲俯仰蒼旻散鑾陶

寶慶橋

姚崇文

手驅寶石假神鞭斧鑿功成有慶年百尺波深橫蜿蜒蜕蜕遶闌每愛天風細倚杖曾看海月圓願學相如題姓字袖中端有筆如椽

顯應閣

姚崇文

步入華林瑞靄間府君高閣起塵寰朱甍畫棟何年構紫誥黃麻累代頒舊底有星皆拱極座中無樹不連山珊珊環珮天風裡知是飈車入夜還

徽恩閣

姚崇文

古溧城邉水倒流崇墉岀吻矗雲頭華林勝地星看煥白府洞前草幽高閣西風爽統鑿斷雲斜

雁數行秋洞庭只在闌干外乞得黃金便買舟

釣鰲亭

蔡孔昭

八面軒窗爽塏多綠簾珠檻壓泰河持竿謾學任公釣倚柱頻聽孺子歌楊柳煖烟浮鷺渚芙蕖涼雨漲鷗波三山負戴相傳久一舉其如努力何

徽恩閣

蔡孔昭

畫棟朱簾十二闌仙家樓閣五雲間龍扶海日三更起崔駕天風萬里還紅葉醉霜遥映水白雲舒練近連山太平有象禎祥至竚聽歌謠入笑顏

顯應閣

柳　全　吊人

遥遥勝地最堪誇海底金烏望處賒有意羣峰朝鳳閣無邊一水繞鷗沙參差嫩綠長堤柳艷冶嬌

紅上苑花却嘆層樓值兵火烏啼人去幾年華

顯應閣秋蟾　柳　全

明月東升浩氣浮光搖寶殿千界影落華林幾百秋龍起碧潭人寂寂崔歸華表夜悠悠胡床獨據多清興何日重登庾亮樓

送趙居仁恭政山東　劉三吾翰林學士

至尊晨御華葢殿我時侍班在東面琴崔清風世有人素以忠勤被恩眷爐烟兩袖迎天風使華一面旬宣寄盡在天語丁寧中黃騎之山東要知方在道黃鵬語舊家好訪謫仙跡荷香梅子雨行人有待富翁哺同寅契友如芝蘭是昔春坊為杜石兩賢相眄如肺肝因公倘相馬吾儕無冷家蘆雁圖

送袁繼還中山　劉三吾

艮所山人儒者醫前朝作手稱能詩殘豪在人猶膾炙何況當時親見之山人有孫承世學滿頭霜雪垂鬚眉手持家集來相訪清論令人雙解頤自言家住中山下東至王城近三舍一從太祖渡東來百載于今荷陶冶兒孫只解識牛羊鄉里何曾見兵馬森森喬木故園居翳翳桑麻遍平野老來忽憶帝王州蔡杖素琴尋舊遊舊遊人物已非昔昔日朱顏今白頭都門三月鶯花簇又想故園芳草綠蹇驢蓆帽且歸與此去中山酒應熟

寄巉山端木孝思　朱潤祖邑人　胡導

巉山才子多年別高士南來話起居傭賃久珍瑚連器太阿今現斗牛區詩因骨蛻無人敵書到天然足自娛衰老何由見顏色滄江渺渺倍愁予

送端木孝思還溧水

曾棨

蚤年江右仰芳名闕下逢君白髮生栗里風光歸去樂蘭亭畫法老來精玉堂金馬留眞跡白石清泉有舊盟此去鄉山殊不遠好將消息到神京

送孝思弟使朝鮮

端木孝文 翰林待詔

我曾持節往朝鮮汝亦承恩下九天手足情深當此日君臣義重報何年雲籠鴨綠江船月風拂雞翎土坑烟奉使若無氷檗操才如班馬也徒然

溧水秋詠

端木孝思

暫停車蓋駐輕舟此日湖山屬暮秋燦燦黃花登几席離離紅樹散汀洲傾壺綠蟻杯頻轉下箸鮮鱗網乍收莫向錢塘誇往事白蘇未許擬風流

千氣流聖主見今日

王弼 知縣

人

羅 [illegible] 永豐

重過興化寺

夏鑑 邑人

紛紛五柳之子藏修尚有廬不爲三冬勤博學何依百世富清譽已無故老詢遺事惟有青山見讀書不盡登臨懷古意西風落日重欷歔

十年不到延安寺今日重來感舊遊門鎖白雲千古意商舍紅葉萬山秋庖厨冷淡家風別樓閣晴明宿雨收吟罷夕陽歸路晚據鞍慵上紫騮騘

贈溧水丁孝子濚

劉　戩

天末悠悠一寸心百年子道與官箴舉餘枯稍曾雙淚酌罷貪泉更一吟拋老有情行避石夜閉無客暗懷金爲君賦罷多惆悵古道西風棘正深

題俞氏補竹亭

曾　彦

護花曾補竹竹盛任栽培沙何應造化私先瑩分露種老園荒勝淇此君終正直百世基每鬱龍鱗

風我爾知

中山觀古桂

許　銳

老幹秋風粒粒金清香寒影吊人心霜臺坐久烹山茗長是黃昏秉燭尋

次前韻

冀　綺

開向霜臺細襞金摘來煮茗解塵心有時移入青霄土留得清香滿地尋

謁溧水文廟

陳鳳梧　都御史古安

育才地而更幽深萬木成行白綠陰洙泗源流分泮水標星丹壁照危岑前朝碑版文猶古昭代衣冠典良礬匪今端拜宮墻瞻壯麗敢將聖學勵書衿

徵恩閣

陳鳳梧

烏臺東畔起高樓俯視乾坤寄遠遊百里山川開暝色五更風雨送清秋手攀飛棟雲凝日足踏層

楊日在頭直北鍾峰長縹緲金陵自古帝王州

過石臼湖次李白韻　方豪

風高石臼湖扁舟行且止寒魚潛何深凍雲飛不起龍潭噓吸閶塔子洽蒸裏推蓬聽晚漿新月搖烟水

題三忠祠　施欽

草廬接語便傾心魚水曾無間然感惠深一代忠貞歸二表百年興廢負孤吟蕭聲常相前後伊呂聲華共古今功益三分今已矣仰瞻遺像欲沾襟當時忠佞若難分今日利害堂堪驗長劒欲詠東相國黃金思鑄岳將軍王錢終是財狼窟人道難同烏獸群獨有精忠知此理競無和議到燕雲宋室傾頹已不支獨遺正氣在孤兒從容就死心無愧丹青照古今

題節壽堂扁　范祺

彭家節婦清且賢三十夫亡當盛年膝下兒甫三歲餘影伶仃恒自憐鉛華不理卸妝奩寒窗事機織買書閉戶教遺孤一片貞節壽表詞誠使然高堂宛水雙名題異事回首俄驚六十春慈顏長壽考阿兒有子子森森春酒年年共

登徽恩閣二首　金凝

登臨應喜出塵寰猶憾天高不可攀滁洌萬家烟火接鍾山憑眺思便指顧間舒嘯昔辭終日醉衹酷憐風景貯名樓載載酒重遊絳帳遊對酣月白鍾峰翠晚誰家長笛弄清秋一川綠洌沿江注行樂趣腰纏何必宦扶州

次冷二守遊寺詩韻　張　鎏

野寺蕭蕭草色侵時聞鳥韻出溪林牛池甲月物感年來鏡裡心道情從今期再約名自此重商金無絃琴閑閣處宜久流水高山獨賞音

叢桂軒

小亭新構栢臺中六柱森然似臥龍秋露廣寒香氣遠薰風長夏綠陰濃閑披招隱山中卷靜聽巖扉車纔半日咨詢民隱未從容

陳道亨　御史　泰和人

溧水道中四首　葉　觀

週遭山獻麗迢遞水呈清松栢四時翠稍梁今歲成村稠烟火續望遠海雲橫奉使方經北風寒正生

溧渚荒村陵牛注東李白舫那能一會前此地主

高歌牛夜廣陵夢朝尋溧水行舊知民訟省新識令名清曲上山蹊阻平臨石磴晴萬峰回首處咫尺是神京

道歷重坡上崖巖我山更蛇平生愛幽隱今日度清奇吾道驅驅日民風澆薄時羨君抱高致此地正相宜

嶽恩閣　甘承詔　巴人　臨江判

凌空突元一危樓點綴星辰屋角頭舜厓溪江趨上國周遭嵩嶽擁皇州八窗氣敞天如陸萬里光浮地欲流直向此中問客醉那知更有世間愁

可即堂春興　方　彦　敦齋前同人

一天春景到春臺入眼光華次第開西面野容環徑繞重重山色送詩來風輕霜淡啼聲巧草綉池

香午夢回馬首明朝又南北笑登江閣聽風雷

秋日省斂於郊次至壽國寺和壁水內翰韻

四首

王從善　知縣

朝來觀省出東闉慚愧當年有脚春絲絡風北競爽隔林楓葉午逾新衣冠儀矩肅雲林情對太懷白水濱若向中山閒問消息太平富貴中山已幕歸麋鹿木蕭然天地此虛舟出宰萩蘆洲丈夫勳業風霜計平生柳縣魚蝦空負萩蘆洲且搔首青山無語自流流榆歲月收半醉倚門興臨風次第知針日碧梧雙林皐周折有人家老圃秋香殘雨一雛花色色已多松蟻閉迷蝶未許姉龍共點鴉我是懶殘舊知已山餘明士猿相誇門外衣冠禮數多眼中白鷺缺清波山人遠出衡荷鴈塔豈能長宴寢章甫

仲春雨後省荒宿上方寺

王從善

綠鑪輕霜掃鬢毛出門流涕盡遺逃孫鍾井在瓜非昔吳主陵荒佰自號素食已知重負愧省民何敢更辭勞阜財解慍無消息千古南風思正高

無功亭省齋限韻

王從善

虛堂高拱值花辰宰邑無功愧小臣白雪是今還是古青山宜主又宜賓放懷天地杯中笑握手雲霄正寥落斜陽芳草不勝春

九日登吾與亭

王從善

劬劬病尹誤三期百里弦歌愧口碑江色又更秋意思山容常帶古聲林盡雲閒吳霜老樹知一片歸心對吾與故園千里月明時

送廷尉弗先生謝政　丁沂

袖拂風塵出帝都錦衣白晝耀桑榆社英主待新廷尉鄉飲賓推舊大夫振翼鳳凰翔遠漢恰機鷗鳥戲南湖朱陳好有休翁健斗酒魚羔合共娛

嵩又得堂　羅洪載　員外郎四川人

城西古寺樹蒼蒼今尹新開又得堂欲將公事此中了竟取閒身半日強談笑夜未央掉頭世事機關險從此雲山引興長

又得堂　劉啓東

郭外叢林不見山會心禽眼靜相關主人庭草絃歌盛日逐來偷半日閒

無功亭次韻　劉啓泉

深水鼎詩　卷之十

同僚于古中山仰素風

無功亭　阿其麟

深水城邊石頭路深陽令尹常來去無功主人不耐煩明年欲向長安住

登吾與亭　楊覲

小築亭臺倚頻宮眼中吾與盡英雄剪開荒穢平迳見說到高明俗慮空春煖池塘沂水在風清松竹舞雩同憑君只作尋常看紅日西沉皓魄東

登吾與亭　王庠

新築高亭倚碧蒼望中佳趣異尋常我叨洙泗源流地人仰顏曾道德光一鑑天真隨處見萬端俗慮此中忘登臨更有飛騰意明月清風引興長

歲暮閒

暑雨連朝苒舍憂天清幸已近初秋登臨來遂東山興悵恨應殊王粲樓萬象無邊迷眼底五雲在處最情酣酒盃聊把風塵遣何事江解客愁

謝廷薄

送許侯廷薄

百川朝赴千萬紉民田因仁隱鳳溪毛長空目斷孤鴻影江雨孤蓬讀楚騷

何曇訓導

變尚約知縣

明覺寺

幾向山門草盧每來山寺息肩與竿明佛象原非有塵緣盡是虛脩竹繞池淸色淨老松偃壑韻偏疏崔月輪初滿波羅有路何能到五蘊從今着力

舟行瓦屋三疊心驛

馬首青山心欲飛秋吟夢隨殘角嘯峨遠手障狂歌際昌運好蘇枯槁布商霖

登東廬山

東廬山色翠屏深馬上頻興望嶽心偶藉高僧爲件侶適逢長至挈登臨路盤紆地窺吳越寺隱山腰歷古今亟欲攀崖紀名姓詩成不覺夕陽沉

武昌

吊劉侯應雷祠二首

武昌

猶記離亭進酒巵今來林下問公祠民新五袴生前惠官道甘棠去後思慈恤含神江上波陽心重讀座隅碑徒聞仁者壽尚春出宰播賢聲期月長安徵內召淸風雨袖倘留三紀政猶存時趨隅國重輕今日始從之十

哭劉侯應雷

丹詔有嚴求耳目誇去若爲情落落天涯夜雨牀

徽恩閣

徽恩樓閣倚晴空偶爾憑欄滴翠一簾野色雨堂濛會看榜柄能攀桂烟鎖暮虹指日驍衢應駐節何妨登眺客

徽恩閣二首

李吉人 金陵人

徽恩高閣偶來登身在青霄第幾層千古東南西北望跡歷朝祀興敝賢能秦淮水勢還縈帶楚越山形若降升極目海天秋萬里兩開日夕恣吟凭

熊吉 尚

曙色萬家烟樓鎖晴秋試覩日月頻錯目欲摘星辰恐觸頭撫檻興狂欲飛去幾廻翹首鳳凰州

徽恩閣

許洪 臨海人

華林自古有高樓此日登臨足勝遊一目覽窮吳地景八窗納盡楚天秋更無緣樹來邊際只有青天在上頭何地再能牽望眼五雲深處是皇州

徽恩閣

張壇 邑人

溧上亭亭百尺樓賢侯公暇作清遊八窗月到夜疑晝四面風來夏亦秋最愛好山供注目何須矮屋嘆低頭誰能作記追王勃雄冠東南百二州

重登徽恩閣

陳子貞 督學舊邑令

昔鳴溧水琴時眺層樓上今過溧水城輸車苦鞅掌層樓猶舊樓今遊非昔遊會喜我眠歌且舞早

皇水火百不憂百不憂白侯之庇仍千秋我昔爲
侯餘廟貌蒸之孤閣嶺然峭四角崢嶸如鬼工樓
居時有仙人笑西望長江一杯水秣陵宮殿烟雲
裏日月東西度跳丸下看高鳥飛無底嗚呼此閣
一望巒以蒼白侯之神何洋洋舊遊愧爾唱甘棠
願爲我哦奠椒漿侯之來兮兩螭翔憩此閣兮綏
一方驅逐妖厲哦無殃俠嶸巍巍此閣天與長

登嶽恩閣

崔巍高閣五雲端千古乾坤屬大觀萬壑千巖芙蓉供
玉案半空河漢出雕欄樓頭月拄中山曉檻外風
清洞府寒六代煙光何處是石城隱隱大江干

御史龔文選

登嶽恩閣懷陳侯子貴

陳侯遺澤見今日見者說并州錦驚岐嶷峯峯
人一笑堪攜酌點青巒處處

過明覺寺

龔文選

再度招提攬轡東新花飛雨濕行驄兩岐喜見漁
陽瑞一榻還看鷲嶺風佛日高春懸几閣優曇縹
緲散峰嵐靜中都是明空界覺破應知世味空

題白公祠兼美懷雲明府

趙世顯

茂宰當年惠愛遺吏民千古拜芳祠華林龍秀羣
峰繞寶慶崔來明月知累葉穹碑眉古木千尋傑
閣瞰芳池于今又見循良績拍日還應勒去思

杜明府邀飲嶽恩閣

張程

層樓百尺俯凌歊聽鋼壺暑氣消翠上飛塵因
曲遠香中聞桂白天飄如油酒味誇千日似錦風

光惜六朝慘淡秋容非故里不堪王粲意無聊

拜劉侯應雷祠

廉潔追前哲寬仁得下情賦均人易辦訟息政初成血食千年報清風萬古名共嘆天奪早恩未遍蒼生

武易

遊無想寺

野步趁春晴行行入化城泉穿石罅出竹嵌栢身生草色侵堦綠溪光潑眼明眼老僧禪誦罷閒坐聽松聲

武易

石柱庵次韻

土沃禾先熟山深逕曲通高林陰午日落葉響秋

風

武易

重遊乳山院

十年不到遠公林此日重來感慨深落晷幾人留燃飲扶疎萬木已交陰橫空出色晴看畫轉壑泉聲夜聽琴爲報長安舊知已浮雲名利好相尋

武尚耕

登白蓮山

巍哉白蓮峰上有白蓮池試問栽者誰相傳忍大師清淨出世間千瓣吐奇姿結廬憶當年妙法良在茲我來躋其巔鳥道迫且危五老峙天外江光渺無涯俯瞰樓閣小一覽衆山卑巖扉即古餘禪竹蕉覆清池潺而我觀此根塵斷離善哉僧一以證大滿願日未經定嗟嗟即心機鋒疾如馳何必離塵客重來訪可期兀坐日已暝欲下步遲遲

遊石臼湖三首

武尚耕

百里晴湖掌樣平參差山影浸空明扁舟來往針陽裏一任青尊笑語傾

湖上風光自不同更逢落日暮烟中青山西望驚人眼絕似鎔金躍冶紅

三湖鼎足勢相連最愛君家石臼邊北去橫山渾不遠烟村只在片帆前

登快觀亭

武尚耕

幾年此地廢登臨滿壁雲烟護竹陰避暑偶同佳客至一簾秋雨過前林

遊乳山庵

武尚耕

高樹兩峰齊山堂雨後蹲鴟驚黃犬吠棚傍白雲棲新果分齋供佳泉入品題樓頭有高士相携

京西

天生橋

徐敦

神武大兵定建康爲民疏鑿計何長山開十里分蒼莽梁車馬無驚巢燕雀崖砦不碍過舟航崇山一去功雖在流毒于今惜喪亡

開福寺

徐敦

昨依從漢代封建自唐朝長天花飄玉彩古像散金光終日孤城聽鍾聲送夕陽

題明覺寺

楊春茂　南昌人

路入招提一境清亭午色送晴明山僧愛客忪叅禮林鳥依人故縱聲菜麥漸驚原上變雲霞早逐馬頭生宦遊又是芳成後火樹銀花不夜城

宿明覺寺二首

少年山寺聽寒雞　騎鯨曾御史湖
迭在行驄依舊入　州人
野寺寒雲駐客頻　招提
多事恐有討猴解　繡衣偏借龍光理輪奠訝何
風雨宿明覺寺次壁間韻　笑人

衡泥投止暎無　給事江
底事一春鶯　陵人
花夜雨初何　緣
衡炎何處問吾廬　過明覺寺次壁間韻　顧元鏡
不去百齡駒隙駛　名將
年堅送初此去前塗　蝸角爭
寂寂寺門　寂寂寺門
寒雨度　山僧猶識面舊句已陳
空形役揶揄有夢知故園三徑在爲我寄
涼風　涼風

過明覺寺和壁間韻二首　王孫昌

春殘可柰落花頻一到諸天服界新門俗還留驄
馬蹟光搖采筆語驚人
鐘聲嘹喨曉稞晨雞濟塹紺園徑不迷萬事累人頭
上髮降心我欲住招提

過明覺寺和壁間韻　姚希孟

深水無想寺比丘募造觀音像余以三言詩頌之
中多訂訛木兎葛藤復自慨也

聞既空迹何礙含須彌入一芥是法身常不壞像
法興名實指造大士多舛詮繡凌波施螺黛使女

人生敬愛此破村婦認觀音爲衆人之誤歷南詢童子拜解脫各流派旨繪師強作解一慈眼同眄眹此訂五十三參嘉觀音示現繪師各以目睛無二爲妙于此憾以三十二應爲善知識也龍女因何共睺兩導師不相貸此訂龍女乃文殊所度正法明億萬代出山相貞捏怪三大士皆古佛也梵相何出諸如此種種態若魚籃乘蓋類了義經所不載或雜藏或史稗態渺劣不識未迨夏蟲驚蜀犬騷況菩薩神力大嶺上雲空中籟難繫住絕粘帶睺債有比丘遇自瀕提鈴桥號圓通總不告匆匆白招娑語莫疇咿希等待辦肯心舫檜那勤施賚不相紿知聚沙功無外聞思脩定慧戒仗勝因越鹿界寶珠衣瓔珞益補怛陀觀自在

姚希孟

石梁嶮　有引

千崖嵽嵲帆萬壑峭峥國初望氣者言地靈與文言李角支解而工乃竣石梁嶷然空地靈遂洩余家酉去十里許耳至今人文寥落戶口食貧說者穿鑿所致也吟以哀之

高山激水訇雷霆巨靈鐵鞭役五丁陰崖洞鑿石梁橫蜿蜒天塹懸窈窕蝙蝠啼昏夜古血驚魂石上痕時聞鬼哭寒松下

姚希孟

菱水歌爲黃時化題

笞游瑯琊山箕倨菱溆石溆聲滴雨石齒齒枕流激石山環碧晨興點檢周籥策又見菱水古蹤跡伍君過溧買渡時石臼湖天菱水白漁父揚舲難問津菱花菱葉湖水春蒐奇訪古我所好且付湖

固城湖放歌

固城湖水淨于藍舴艋風帆帶曉嵐囚服馮誰開鐵鎖挈壺且自趁春林婪藜花蘆葉詩堪寫翠嶼滄

姚希孟

香山觀聽陳玄卿彈琴　姚希孟

香山小道士頭挽雙丫髻玉案太古桐猗蘭寫眞
意我吹紫鸞笙緩山足游戲

石柱菴同金峰上人話舊　武光宸邑人

十載別山屋重來景不殊千林霞色滿一徑石苔
紆竹韻依尊酒無香帶客儒相看話嘯昔觸念起
長吁

登望湖山次方伯叔韻　武光宸

積陰懷轉變新霽喜空明翠嶂看孤聳青蒸約共
行雲隨亾屐破風逐辟衣輕未有烟霞癖聊倚丘
壑情

登乳山菴環翠樓　武光宸

崇巒迴與碧雲齊倚杖遲驚隔歲躋傑閣新傳蓮
社賦幽軒元是遠公棲分泉煮茗情偏愜撫景興
懷手自題極目憑高無限思悲風忽振石林西

同人登懷白亭　陳文昭邑庠

欲盡登臨興相携此亭遥山圍四座古桁近千
巖稻坂霜前白蔬畦日暮青蒼茫無限意吾欲叩
眞靈

過華勝寺

出郭纔三里秋光入眼繁青山仍遶寺黃葉漸成
村桐乳隨秋老松陰覆殿昏低徊殘照裏歸去欲
消魂

九日過華勝寺　陳文昭

乘興偶過山寺門　風葉滿長廊捲簾不見香篆閉
戶應俯睡方遠始驚紫綠霜花半作紅黃龍山
有約無及空負此日黃裏

過石口湖　陳文昭

眞得一舟纔侶無　凌風曉涉沈千疊鏡裏沿回景
固幽杯中浮渡心還悟改荷枯葦但愁霜銀鯽金
鯉爭驗日曲岸鳧鷖唳蒼茫漁飛晴灘綱罟如蟻密歸
心已自箭離弦歲年更令遊人感指點疎林數問
人斜陽怕聽洲中笛

華勝寺逢友人　劉楚邑人

偶來雲宿處獨寺雅無塵僧定滌龍鉢窗多讀易
人稀會禪遲頂鐵鳥尚馴與倘許西庵近剛與勝孤節不

遊乳山次壁間韻二首　劉楚

尋詩載酒興俱豪幾度躋登閣雲隨雙
鳥入憑欄身在半天高千崖寫筆走龍
蛇四望題吟臥不知水自石門西
登臨身與白雲齊萬里乾坤在
脾睨數株樓閣迷酌酒向斜陽
苔石上題放雀歸時人潛一鉤新月挂林西

寄漾水章處士　吳姓大學士

昔在楊林結耦耕中年地僻見君情數赴橋
邊約卜易能逃世上名松菊荒然陶處士絃歌依
舊魯諸生相思欲寄庵前雁根遠行

九日何僉憲友人會東莞人

賢勝同登百尺臺陵巔暗樓閉倚天開治夜不應牛山淚作賦空慚宋玉才白日風塵驚在苗青霄家國望徘徊析蓬令節宜深賞莫情尊前數舉杯

雪夜登嶽恩閣同謝寅丈　梁鶴陽

危樓百尺背城幽有客登臨思悄然劍倚望中烟樹暮杖尋林徑雪花飛瑞氣浮乘興未能歸去也清光應許共婆娑

爲節婦張氏作　陳瑄　知府　湖州人

簇竹旌條流達致節矯作行看實比心堅貞可明女蘿生千丈上與喬松齊結根中道萎纏綿安所施纏綿固未已下有雛鳳悲鳳翮翱翔四海窮然明時儀唧哺口啾啾玉芝以療饑廼識女蘿心歲久自抱瓊瑤姿脩潔而壽考變易何可爲

國朝

仙桂篇有引　王應昌　御史

瀕水行署中桂大可合抱茂美異常名以老而葉扶疎名之以古而皮膚潤澤題之以仙庶幾近之蜿蜒蜒蒼虬本達於源結脈月窟匪比王孫苔封已久毓厥靈根寧容分畎吳斧不加已難柯爛腹大于末植此豐幹漸遠揚婆娑其委蜕達日延廣寒之癸既堅且老又發柔枝枝頭橫斜纖纖可捻

亂影繽紛靈比玄芰其氣實昌乃蔚繁華秋色將分斯吐黃芽香滿瀨渚知是奇葩摩天拂雲上苑仙花馨而辛與蘭同美寧知槐黃秋期相比有雌離離其子

古桂

何平副憲

古桂起何年松楸兩交錯桂老形若纏松枯矯如攫盤曲虬龍眠陰森風雨作桂橫捕松頂松欹未常弱枝幹相抱持同滿不同樂翻見桂花開賢愚爭斧削松柏鬱朝烟過者每相畧松且笑桂愚麗人愛汝反受斫何如廣漠傍然懽蘇蘇花且落亭空月未來松桂交相謔

秋杪同諸生過無想寺訪馬衆臣讀書處八子聯句

王應朔教諭

懷白亭

梁人閔述

大

仙嶼影搖松冷鐘聲喚鳥旋漸看漁艇暮點破一湖烟

胡爲湖水側偏着此佳山眼以憑高濶身因命酒樹在溪間立愛同支遁幽踪未閑看花從馬上聽攀易

登啸深懷白也篇如月樹色停雲碧到天崔瘦足供貧吏傲山青未許故人偏相歡此際何閒見琛嶺殘鐘石臼烟

一端遊態亦悠然湖光近檻寒

簾捲峰青浮遠碧虛拂習習扶雙腋北眺泰淮高問天東涵紫氣列羣仙羣仙霞氅官難識問天空憶銅駝棘惟有華林塋乎蜕蜒虬栢猶青青閒凭能令饑眼醒杜宇一聲洗清聽極目蒼烟墟底黄鍾吼埜嶼晴嵐一望收月明似掛珊瑚鈎珊瑚

皓魄濯雲霧賞心空憶麗華墓自是眞君神赫耍
炳靈到處景光皆精英遙眴琛阜鬱龍葱秋深還
看血丹楓作賦繇來登高者倚亭搔首頭如童

謁漯水白府眞君廟

顏友鈞 四明人

昔日驅車歷汴京曾謁孝肅包先生廟模烜炳氣
崢嶸謁謳弗替聲錚錚孝肅暱教人鬼驚眞君子
字稾摹嬰弭菑百禩禩普幬帡如依僕射爲父兄赫
曜琛峰薄雲窦晶光通水石湖清碉頌千今煜令
名輪烝歲歲薦芳蘅蘅璘彬翬綵鸞雕鷺燦燦霄雯
鑾檐楹塗旅丹曥者民情嵯峩戟毀角總精英謁者
見墝祀兒美額階叩瀝賚思成余鄉房侯亦著聲
盼鑾春秋肅兒兢有懷貞潔更慈明尸祝豈無桐
鄉民惟神玉質萬古呂瑩贏得霩威亘溧城

崧恩閣

顏友鈞

山山畫畫畫

青羊曾賦遠遊篇今日憑臨已廓然澹墨皃青雲
湓岫宅深浩白水衡天平分墜與芙蓉落頻眺停
湓粟粒偏此地風塵應不到一尊陳酔湖烟

題巢雲巷

顏友鎏

幽舍外遥岫香臺掩衆峰樹交陰澗介鳥囀石陵
空嶺昔賢舍碧嵐深翠牖幽簷鈴明月階澗戸埜
烟封修竹藏僧徑雜華客節山迷黄鵠夢霞散
北鵑紅謝閒松掌流悠悠樵徑通回身臨狄窟入
眼衆湓更欲栖奇絶雲深未易窮

律詩二十韻

顏友鎏

良覿玄暉賞排律二十韻

澗清鼙一聽始下樓却攀僚讀書空憶韓熙載躍馬還思孫仲謀今淪岫壑征鞍豈復掛松楸空餘鳳水洒亭閣長韻虬枝響石湫界人槃薖寬日月風廻玉盌度笙篌三吳綠漲看來碧六代青山此亦適古樹崩濤春帶雨懸流噓氣暑還秋苾蒭一飯霞心乞卷画千峰白眼收賴有使君千日酒如酣清景百花洲維摩偶處慚禪寂韻友怡三作好迷靜聆鶯聲傳鼓吹相邀埜色上吳鈎坐來莫袖山雲去移屐惟看溯水流他日重遊應有約還期六月共探幽

登深峯望石臼湖三首

唐堂　金黟人

絶頂異塵想他山殊不然癖清惟拜石違俗忽懷仙萬吹供幽聽孤雲看獨旋歸與歌濯足泠落一湖烟

把酒狂歌謝眺篇凭高陸韻自翛然山間倦馬驅殘日湖外孤舍没遠人既許白雲留客賒不知清景獨誰偏臨風偶有蘇門興長嘯春城散碧烟

自此一湖水長留月
閒曉磬霏微外夕陽
蒼翠間

發擧

初春遊禪寂寺

羅　鄴　都人

上月晴光明碧山遥遥芳艸迎郊關暖入梅花蜂
午擾香飛馬首微風醉遠道看山如列障逶迤從
之勞盼望猙獰怪石羅殊形尋踪鶴仄抱軟行山
阿翠隱何年寺蔽空萬木歎長久登階振衣禮石
佛巧匠破山琢古玉爲誰沉藏爲誰現因緣千載
那能辯欲將此肯即山僧松風忽度泉泠泠瀆珠
憂玉千巖注流到韓生讀書處韓生讀罷猿鳥啼
讀書萬卷徒能文獨有英雄存舊迹王今猶識杜
將軍引觴吊古聊同醉日暮揮鞭不忍擧

題薇恩閣

羅　鄴

凡樓高峙碧城隈深殿神鴉下古槐香靄乍凝雲
幕靜靈風欲動羽旗開朝乘玄鶴天去暮挾蒼
龍請雨來秀蔚華林春色迥憑虛環眺久徘徊

溧水道中口號

顏　栖鈞　四明人

稍息傳烽警江南沍小康雨晴催布穀麥稔候登
塲碧洗虹蜺水青濛翡翠岡輿中方演夢愧負僕
夫忪

登懷白亭

朱　璆　白門人

即境成靈異孤岑閣外亭莓苔侵古尾松雨濕閒
檻湖影空林澗深峰落照青瀨源澄遠磵淪响更
宜聽

登薇恩閣

謝　佐　邑庠

登遊如畫裏托此共徘徊水去帝鄉遠風隨勾鐸
來山川開國邑宮殿隱雲雷曠渺何如此呼朋酌
老酷

登嶽恩閣

程玥　海陽人

只言縱一望俯視百慮生人自薄微軀蠢動何營
營雲物遠若夢阡陌亦縱橫求仁百世上果哉白
君英日落月欲起扶欄左右平安能振兩腋駕我
遊蒼宴

登嶽恩閣

劉挺立　大梁

高閣何年起碧霄登臨此日覺身遙滿城花落天
涯雨萬嶺松聲夜半潮聽月閒來客面冷御風歸
去旅魂消道人不作滄桑夢極目秦淮憶六朝

嶽恩閣即道觀

陳鼎敏　人

嶽恩閣即道觀

芝山

蕭秉乾　邑庠

造化蘊神秀多奇乃此山入探穴自異火矚石何
瑰桂留恩坐隱像現蛛塵顏長嘆仙境隔一水日
游游

無想寺

程玥

眾山藏一寺栢色已千年堦積苔苺古像開斧鑿
先脫巾尋僻徑駐屐品流泉歸馬續殘句頹陽起
夕烟

無想寺二首

王芝藻　邑孝廉

勝遊何必遠春至樹皆花靜掃暈室相迎太史
車騎業穿石出新竹壓溪斜日暮無窮意歸鞍遇
淺沙
山深甘淡寂客到媿招攜囂倩泉克釀盤傾蕨與
蒸憑高晴甸綠話久夕陽低幽徑開花送依依就
品題

禮無想寺大士石像 有引 毛之麒 邑庠

姚孟長太史有三言詩頗之麒益以二字故其中
間引及前語

我遊無想山稽首禮大士一尊青琅玕眞如月在
水孰作此伎倆云是造化使像教未興時此像已
在矣茲山名無想聞思而復無思應名無想耳質
有二視如有二視者幻相況更勤珂梓三十二感應等
有頻分彼此誰其切婆心莊嚴相好美天衣與接引
者見月失摽指宴坐博士砭浮詭安得
兒者盡憧喜太史訂謬訛

二三月花發殷紅紫門有千歲梧中含西來音
迴黃法身劫光燒不毀種種蒼蔭相誰非復誰是

登葉峰望石臼湖 蕭秉晉

平生盛有登臨志恨無駿足生英蛤蜊上食鮮筆
滄海濤萬里供吐納年派與天角龍鬚送雲霧景
星中何處仙人子天簡白玉笏
雲氣空騰蔚到處成快遊何事更鶴唳猿生寒
神方蓬萊天地窄

侍雪園王侍御登微風閣 蕭秉晉

細雨蘇蘇快駝峯薰風忽爾聞千巷山路轉如
飄飄衆鳥停枝似拱揖一手翳雲天宇濶單吉與
蓼蓉相刊白析愛遇文中子遊味能除捐大酸

懷白亭

趙首疑天近悠然送遠眸群山同凡伏一水趣淮流巧囀出晴樹輕烟瀰綠疇樂之永日夕蓋與稻梁謀

正顯廟

高深古廟氣森森唐代咸靈顯至今爲吏爲神原自正封侯封伯更加恩欽規模宏壯山河壯日月光明樹木陰肅穆敬恭來拜謁瞻將形勝作登臨

林古慶閩人

懷恩橋

凌雲一閣起招賢望長廣年來歷幾朝初到客如遊赤時同會人生聚散亦偶然過客偶然過客

林古慶

遊鼓山寺

山名鼓想寺因之寺抱山山抱寺一登高一遊心上古問何時百泉落一池天許老人猶濟勝後來坊

盡眼

山名鼓想寺因之寺抱山山抱寺一登高一遊心上古問何時百泉落一池天許老人猶濟勝後來坊

望海

山色空濛外波光渺茫中悠悠天地意惟有白鷗同

望海

山色空濛外波光渺茫中悠悠天地意惟有白鷗同

孤亭林表山空入秋清鏁野竹山翠淵虛瀨水
明野航歷代古人名白公城景行仙已逝陸陸未
敢名

辭

題明秀亭引　　李　敬

鹿苑非墅驟之場苑蒭非捧箒之吏必使褒城之
驛重記然後大雲之碣載新是在采風君子加之
意耳

香城偶掛輪啼道送將十丈紅塵到誰肯炊梁輕
一覺鐘聲早同龕彌勒低頭笑堂下淨瓶剛踢倒
山前蟲虎跡如掃時節因緣俱湊巧還應曉馬牛
龍象難同阜

坐桂花亭思泰山高八首　　宋　蕭　御史岱人

我思太山高高處結茅屋策杖晉將往飄然入深
麓薰風吹巖卉芳華亂谷壑蓊鬱朱英潛香拒
野歛吾生寧不樂朗爲自勞碌雲霄足怡情賞心
在幽獨

丹壑疑仙境中多住列塗蔽白日微風蕩靈
襟幽絕罕人跡相對唯山禽興來遊夕陽一樽
自期但覺市塵遠不知雜萬濁醉眠獨枕石澗底
聽鳴琴

暘玉漱雲石冷冷出虢中我欲濯清芬徐步林樾東上有飛仙閣下以俯流涼纖塵亦何有瀟瀟來天風携我尋眞者酌彼以青筒至味元無味恬然自不窮

宅宛入深徑古寺隱幽巒香雲襍樹影松濤六月寒聲挂凌霄花石出青琅玕野鶴本無心徘徊止經堂我心閒伯鶴逍遙足並觀虛空渾欲寂趺坐小蒲團

我聞抱芳者穢跡藏其輝此跡詎可穢翛然與世違澀纓探陰壑深洞絕炎威蝸涎篆苔蘚花刺密納衣靜聽曉樵聲丁丁落翠微來時堪共話爾我並忘機

達士遺塵想息心慕天遊宦夢五六年山谷盡虛丹青山不厭客竹樹濶松垂壑壑毫疑瑟瑟勁吟謳野艸混荊榛誰分蘭與蕁此物何足問吾生亦贅旒

至人靜無我臨風厭飄且乃爾布兒大市宣山指城鄉俯瞰農泉冷煙雲旅舍手

欲忘言石泉漱清澄澄似玉瑩有客携樽酒深碧澄人影忽散亂遊鱗倏若驚嗟我豈特羊叔乃勞爾生解衣坐達石徐偃靜波明坦然隨所適游衍已忘情

余家食時一歲內大半當在山中城北壁有洞天閣普照寺石洞幽深蒼暗颯翠松蘿蒙密竹樹陰森盛夏之時水甘而冽四旬時卉之甘以冷者可聞也於是攜樂書可置也酒可設也公不以為也而與知者道新聞池其在前世固亦當無此消受非敢

末初夏書

樓桑館詩

閔派魯

中山有若木枝葉何扶疎清陰十畝間可以恣肅舒平生愛閑靜詠芳成我居南窗東其戶花竹種堦除既用延嘉賓亦以貯琴書多湖二三子時來酬飲余婆娑舞共下樹影紛翳如風與詩足清歡醉後遲踟躇眷彼亭亭姿閱歷幾居諸古感幻寄即此豈吾廬所貴惜目前晨夕樂徐看風月皆爲主賢者能不虛今茲所新自愧誠多事何用表其閭去住亦難憑匪食莫能餘

大道華顛季瀕長流亂青玄勞紛多飲無徘徊顧中庭有木孤亭亭然俯即內熙熙敷廣陰美蔭良可憩場在虛明芳條鮮華實日事以竣主人爲工匠結構坐納眾歡陳縱橫笑言遠滿堂忘暑豫章何足羨舉酒謂

顧友筠

既聞嘯傲趣復滿陶然情彼芋選思蟋蟀吟

松喬挺孤榦蓊蔭不蔽林丘月柳姿濯濯疎枝拂道周何如饒翁蔚蓁蓋美桑桑畫靜蟬爭寂雀趨舞影留樹杪能吐月風晚涼秋使君嗜清峻雅敦簡素謀程材無雕斷蕭續等浮漚南牖彼朝夕藏書半楊稠時聽黃鸝聲拂羽春鳴鳴不覺臣門市差添野色幽公餘共忘倦夜來挑鐙綠螢浮觸景多成句理詠樂悠游滯忘身是客被扼好禁愁良會貴及時倚暮歲月流蓬廬暗天地桑軒亦置酒今昔宵難問去住總蜉蝣晉儔

閔衍

負性多疎慵世亂不自砥偶來中山游高軒風靡
騑坐之遠俗塵圖書凝素几披卷懷古人空堦飄
蘭芷長松茂鳴雀集桑桑多馴雉雛非山陽坐足友
天下士士集咸雍容名言時傾耳把酒晨夕歡杯
映春山紫科頭閒月旦送暑賴稗史何須慕習池
卽此白雲裏幽涼爲誰搆云是伯氏起伯氏性嘯
疎襟襍照秋水眷言採芙蓉贈我二三子相期千
載名人生貴知已寧獨醉春風令圖維厥始

林古度

武城昔有室單父亦有堂何如此高館嘉名錫樓
桑依樹以爲棟相地而度方數楹若華搆軒窗明
且光朝日葉影下頒可當丞餘退食暇幕陰被簷廊
翹材日堪擬文林執刑已忘客至頻屨統興緣談
大賢云不作傳舍法卽召棠沈約銘已訖無足爲表
揚

武光會邑人

岱巖有靈泉徑造拾篁泡露鮮遠岫山童歸
晚牧斜陽村犬吠炊煙身閒莫謖歌長楚用拙無
勞畫蓴蒓清茗一甌傾玉乳支頤半醉枕書眠

馮門人

瀕渚官署古桂

馮紫珣武方伯

曾向郵亭一舉杯幽興指不盡天花曲欹落
亂卧蟾幹蟠空自碧風來仙袂落天香六
代戎鬼神依舊在血詠裁

深水縣志後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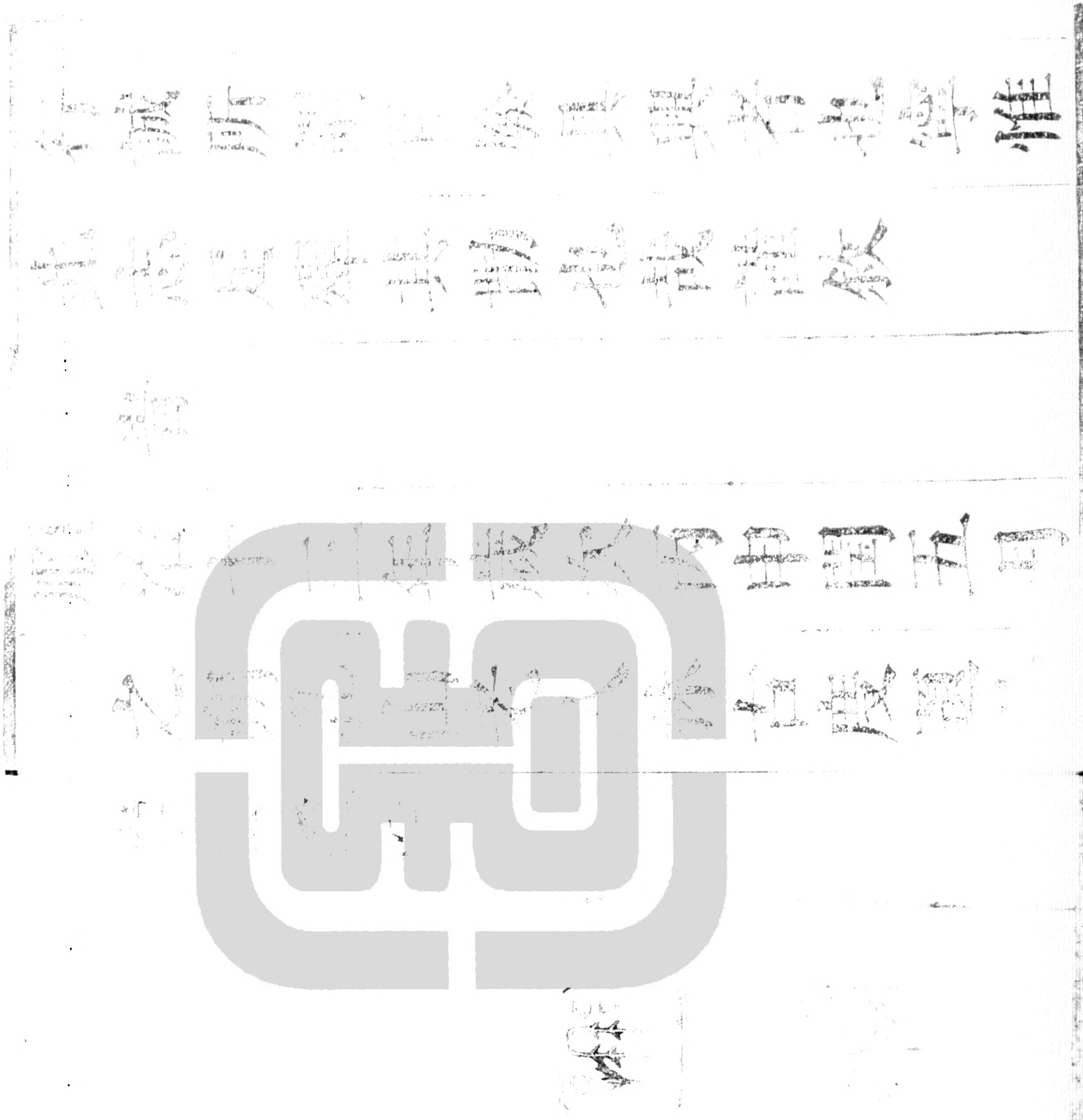
志棄之在天下鍾地靈之昔十
度先子欲纂寰海內外全志以
進御故于公車所經郡邑悉求
載籍輿之以歸積至數千百本

時爲鞠閱惜未卒業而見背古
度因泚獵圖載之富實蓋民多
後以同里曹能始憲長亦欲作
總志盡索所藏而去度潭佐編
摩見其書易易也壯歲落落
之爲書艮非易易也壯歲落落
竊以著述自效嘗修馬湖府及
夷陵清流諸志頗用武功渲川
諸法年齒漸衰勿復專此遯日
就晚晚卜居溧水之乳山會

閔旻來宰是
邑荷其屢露已爲
厚幸矣復許
以幅巾藜杖時倚
藤滑敎詢之
餘商及溥志不鄙
陳人命佐是
敢違遞廼
役度雖曠稱誼易
伏俟盛舉旻
允重
紳耆獻學博
名彦共延度
張樂設醴承
集勉竭衰
老耶金陵鹿

靖萬曆諸志與夫鄰封紀載參
互攷証上溯經史下及稗編閒
弗詳稽俾七十餘年之陳跡一
十二鄉之見聞咸爲掇拾纂悉
靡遺焉庶學者藏事之後有所
考徵云爾

次修

編輯編纂二十五人
事實成度
名與兒
故度之詔
才軼班掾
編輯編閒邑
事之輯圖
作關一代編摩

秋徵信楹有
悼何
千風所
來是以
冤情
無化
今俱幻
研磨不
生滅
化中
中心
心狂
至
路
諸
貽
誤
之
罪
不
容
於
死
後
孔